

四書恆解

卷十下孟下
晚年定本



四書恆解孟子卷六

晚年定本

告子上凡二十章

雙江劉澹輯註

卷六

告子曰性猶杞桷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桷爲桮棬

桮音杯棬音圓反。杞桷桷柔脆易曲桮棬皆可盛酒大桮圓方而桷

深曲性天理也義率性而行之得宜告子以義非性之所有第性可以爲義如杞桷可爲桮棬耳爲強使就範孟子曰子能順杞桷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

賊杞桷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桷而以爲桮

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

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性入得於天之理言其慈愛曰仁行而合

宜曰義戕賊杞桷以爲桮棬非其性之本然戕賊人以爲仁義則毀人之本體禍仁義使人病仁義而不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行

附解仁義者性之實也告子以仁義爲性外之物謂

人性原不盡善先王設爲仁義以約束之猶杞桷

原不是桮棬矯揉而成之不知性者人之所以爲

人由其性中之悻惻者言則曰仁性中之裁制者

言則曰義人由仁義正是率其性之自然而全其

所以爲人之理非性外添設亦非強人以難能也

但告子溺於一偏難以理曉姑就其說折之言杞

桷必戕賊而後成桮棬仁義豈必戕賊而後成仁

義現在人多不行仁義正惟不知仁義爲性所固

有而子又爲此言使天下人以仁義爲性外之物而不肯爲是一言而禍仁義矣然告子猶不明白故有下章之論杞柳柶名非柶梓及枸柶之柶柶槐皆孟也而形不同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湍他端反。朱子曰湍水波流濼澗之水告子因爲猶湍水之隨

孟子折之而申言其說謂性無善惡視乎人之自所決而東西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信猶誠也性者天理人之所以爲人故無不善猶水之就下也今夫水搏而

四書恆解孟子告子上二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

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首扶搏

補各反。朱子曰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逆其性而水不得就下溺於欲而人乃有不善皆非自然之本也

附解告子因孟子戕賊人句申辨性本無善惡在人

爲之者如何是解其前章爲字之意也蓋告子是

僧流宗祖以氣質之心爲性而又以心之虛靈爲

無有故有此論孟子第就其說折之不與深言以

素無復性之功卽言之而亦不知也下章放此水

無不下性無不善二語已是斷得明盡末節復明

無不下性無不善二語已是斷得明盡末節復明

人有不善之故

告子曰生之謂性

人得天地中正之理而生告子則以為知覺運動之靈人恃以生者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

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聲下同。有所以主宰吾生者即性也猶白之謂白則生外無性然即以生言人與物亦不同矣凡白之

白皆同則凡為生者皆同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夫牛之知覺運動與人同即為性同豈可通耶也孟子第折其言性之非性之所以善者未與言

附解此章是告子自供平生即是三代後言性歧途

所自出此一字不分明微論百家雜說簧鼓即理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性豫誠堂鐫

學之儒紛紛辨論亦不得天人合一之故而孔孟

之學難免尚隔一層且令後世以性為精奧聖人

為難學其害非淺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

何天之命而理氣之中涵無可形容則曰太極而

已萬物莫非天地所生而人獨得理氣之全理宰

乎氣氣載乎理理氣之渾然者未生以前為先天

本無欠缺既生以後為後天形骸具而理氣雜受

中之本體非舊然其所以生者固在特囿於質

惑於情不免逐物而遷耳孟子言性善指先天人

生而靜之始孔子言性相近謂後天既生以後不

同而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以知覺運動之靈卽爲義理之性而不知性乃純乎天理心乃雜於情識情識亦理之所含也而非心純乎性則發不中節中庸所以云致中爲天下之大本夫心在先天卽性也至後天而分爲七情蔽於物欲此非偶然也感受於氣化之不齊及先代父母之培植聖人教人復性正爲後天不侔先天克己復禮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所以返乎太極之本然如告子之言則心卽是性養空空靈靈之心至於屹然不動便爲盡性而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凡人倫事物之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四

光緒十年
睢豫誠堂鐫

理置諸不問塊然默然以爲了道佛家所謂頑空先儒亦知非之矣而以格物窮理爲致知似盡性之人尙不能了天下事則未知明明德者靜而致中動而致和內外本末一時交修非先逐物求理然後靜坐收心也夫天下事安可勝窮惟此人倫日用事事實踐必誠必敬爲要耳人倫日用之事本於心而其理則原於性以私心妄心僞心行之其可謂理乎而無如其不能自禁也問其何以不能禁當局亦不知也聖人亦同此心同此人倫日用何以止仁止敬曰盡性也性如何可盡博文約

禮克復致中和也其功效若何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孟子有諸己以至聖神是也此豈告子所能知哉前人以仁義禮智言性是也然五性止是一性所涵性在後天必不可語於先天伏羲之畫卦也本於圖書圖書乃天地自然呈露之文章是天地所以開道之原而啟聖人之慧也故圖以對待爲體而五行運化之機寓焉書以流行爲體而乾坤對待之理藏焉伏羲因之畫卦雖分之有八演之爲六十四而實則一陰一陽之用而已六十四卦從八卦而分六子又從乾坤而出乾純陽也坤純陰也是天地之體也天以陽生而交地地以陰受而交天天地變化六子呈能然實止乾坤盡之矣乾坤以對待爲體以流行爲用五行因陰陽消長而生五性自一元太極而出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秉乾元一氣而生受坤母含孕而育其始生也得天地之正氣卽是得天地之正理此先天之性所以無不善也其既生也雜於氣質之情卽不盡先天浩然之氣所以聖人有復性之功有窮理之學特其質之厚且清者其爲功也較易若質之薄且濁者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其爲功也較難而溯其受中則同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越椒羊舌虎之生也聞聲而知其不善乃受氣於祖宗父母者不同並受氣於天地者亦雜而在先天固無不善也先儒因禪家卽心卽佛之說而不以氣質爲性是也因羽流煉精煉氣煉神之說而不敢以氣爲性則非何者氣之雜於後天者多濁少清是誠不可言性氣之本於先天者無聲無臭易所謂乾元孟子所謂浩然卽性之質也告子以凡知覺運動之靈爲性卽禪家卽心卽佛之說也而其始如來之說不然儒者謂氣不可以言性是謂羽流運氣之說也而其初老子之說亦不然蓋精氣神之本於後天者不可爲性精氣神之本於先天者卽性之體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天之所以爲天而人得之以爲人卽性也渾三而一之曰太極故曰太極含三此受中之本體則然由一而三之曰精氣神此旣生之性情則然是故五倫本於五性五性原止一性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欲全性之本然非存養克制擴充不可而其功又往往爲佛道支流所亂是以難也孟子以四端與愛敬之良知良能言性是就後天中指其可見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者言而後儒執此謂良知良能卽性則不知除卻
愛敬良知良能者多不得爲性也至於四端之善
固是性之發現而所以能擴充者必由存養有功
始能辨其得失去其私妄也告子謂生卽是性是
言心卽是性數千年理學家言不越乎此而斤斤
關佛老不知佛言真空不空妙有不有非偏於空
滯於有也老子言守中抱一足存心養性之旨也
愚於四子言仁言心性處屢不惜辨論之煩正爲
此理數千年塵封不得不盡情剖露耳至本章反
詰意李安溪至爲分明其言曰生非性其所以
生者性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以生者
未可知也追問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而應曰然則
卽生卽性矣生與性不別矣然雖曰卽生卽性而
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追問之曰白羽之白猶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曰然則凡生
皆性矣生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旨旣曉
然自供而孟子牛犬之詰乃應弦而倒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申其

生之謂性意以人甘食悅色爲性而又言仁自
心內而生義自心外而起非知仁爲性內事也孟子

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長之以彼為長也。仁義本無二理而告子二之故。孟子特詰其說。其言因人長而後長之。是不識義則亦無以知仁。故下文特就其說折之。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

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

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異於二

字疑衍白其白者白之而已長其長者於人則敬於物則否是長與白已有異也且但曰長即為義乎其必長之而後為義乎此折其以曰吾弟則愛之秦人

白喻長之謬而明義必生於心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

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又言愛出於己長生於人蓋彼直謂長之者非其本心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嗜同夫音扶。炙與長同在外者之長之之心在內如告子之說則甘食之心亦在外是並其仁內之說而亦非矣蓋仁義一原非告子所知始就其說折之物亦有然言凡物皆在外不獨長也

附解凡異端曲學祇是大本大原不徹所以愈說愈

支離而不可以詞喻告子不知性即天理天無不

善故性無不善經孟子隨機折辨詞窮而意不屈

此章乃直道其生之謂性之義言甘食悅色乃人

生自然而然而之事即是性了至於仁義二字乃性

外之物原不可以言性且即就子所言仁義論之

仁字尚較在內至於義字則全不在內了此數語

乃告子駁斥孟子之言孟子知其不可與言姑詰其說如何告子舍仁而言義言因彼長而後長之猶彼白而後白之原不是因我而起故謂之外孟子曰子以白喻長殊不知二者已是不同就白言之馬有白者人亦有白者白馬之白亦如白人之白要不過因其白而稱之爲白耳至於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敬人必致其誠敬馬不過以老視之而已是子以白喻長已爲不合且子以長言義還是但目爲長卽是義乎必致其長之之禮而後爲義乎蓋必致其敬心明矣敬從心出何爲義外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九

光緒十年
汧豫誠堂鐫

乃告子猶不明也又自申其說而卽仁以形之言孝弟出於誠心至秦人之弟則不愛仁本由我而生謂之內猶可也至於長人長與長己長無異可見長之之故全在於人並不干己何得以義爲內然若就聖賢正理而論親親仁民愛物無所不愛特親疎有別耳正如長人長與長己長何嘗不同是一長然伯叔兄弟以及外人十年五年固有辨也乃孟子亦不與之正言者以其視仁義爲性外添設之物本原已是不清其所謂仁乃因食色之意而云並非吾儒之說故其所謂義者愈益支離

也心

附解仁義卽性之理性既內仁義安得在外孟子知
為告子所惑不知義本天理裁制之心公都子知
義自心出而復為所窘辯才有礙終是晰理未精
經孟子提撕則知因時制宜正吾心天理之妙用
而飲湯飲水之說所以能關季子之口也至義之
本性本天孟子未遑與季子深言也按曲禮祭祀
不為尸是尸必無父之子而祭統言父北面而事
之者上文言於祭者子行也謂祭者於尸為諸父
然尸禮不可行愚於禮記恆解已言之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十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以心之虛靈為性之妙用而

不知後天之心非盡先天渾然之性是後世禪宗所本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去好

聲○此以性之因人轉移為善惡無定而不知好善者性之常好暴者性之累是後世誤解夫子性相近者所由來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

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此以人性為竟有善惡並非習所能移是韓子三品之說而不

知由天之人理氣分合之故雖大賢不能無惑者也微子紂庶兄而弟言兄之子者就比干言而略微子

言至親如兄子也

弟善不善不一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欲究孟子性善

之說以破羣疑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言性之原於天而具於命者難以顯言也乃若其情之可驗者無不可以為善乃以見性本善也乃若非但發語詞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非其性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本質然也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申明情可為善之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情之發也而即仁義禮智所見端仁義禮智性也思而求其本心則即情可以復性其有善惡相去之遠者縱欲戕性而不能求其性之本然非生初即如是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也鑠消金也

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也書恆解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引詩及孔子以證己言朱子曰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性本天

理而人得之故天生人有一物即有一理之則可見性為氣質之宰也民秉此常性故於有懿德者必好之可見人性皆善上文三說皆不知物則之本天民性之有常者也

附解性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為人以其為天地至極之理曰太極以其至真言之曰誠以其為天地

生生之意所含如木果之有仁曰仁是性也得之在生我之初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者也惟人獨稟天地之正理正氣故為得太極之

體而靈於萬物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在受中之始渾然粹然即孟子所謂性善者也迨既生以後形氣之雜於後天者有厚薄清濁之不同於是渾然粹然之在人者遂有智愚賢否之不一然性如光明寶燭質如燈籠上智之人水晶琉璃爲燈籠者中智之人紗絹紙帛爲燈籠者下智之人則木爲燈籠者也究之其內有燭則不異聖人教人養氣存心化其氣質之拘是去其燈籠之蔽也擴充克治去其物欲之蔽是增益光明之燭也告子不知性乃仁義中正之實理而但以昭昭靈靈爲性故其不動心也不過強制此心使至於一塵不動遂以爲無爲之性後世僧流坐空守寂皆是如此雖其至靜之中亦具有虛明活潑之趣而後天之陰滓不除即乾元之性體未復故即心即性者流弊至今而未已也談理名家其以存養此心不至外馳爲主而能究心物理不類僧流空寂所以較優然上智之士氣質較清則但存養此心省察克制而天理已覺昭然中下之士質濁而性蔽徒使靜存此心克制擴充不能拔盡根株恐告子之不動心非正即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亦非仁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孟子此章是千古言性圭臬然卽四端以驗性乃卽其可見以明其所不可見而性之何以與天相通人何以有智愚清濁未暇與公都子深言誠難乎其言之也夫仁義禮智信名曰五性實止一性而已性乃天之理而人之所以爲人安有不善其有不善者則質之累而受氣之偏全不同非先天之本體也因性本無名象可求故孟子就後天以明其先天卽人所易見者曉之耳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大誤而後世尙多沿其說則以其不明理氣分合之源流以後天之心爲先天之性而越椒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西

光緒十年
懷豫誠堂鐫

羊舌之生所以不解其故也夫天地爲大父母父母爲小天地非天地尙無父母何有我雖有天地若無父母又何有我是爲四大而天地之性人爲貴其異於物者惟此幾希之天理耳天理無不善人性安有不善以後起之情識爲受中之本然紛紛異說所以彌多孟子姑卽後天情之善者以證先天而又引詩言天理無分貴賤凡蒸民皆有之理宰乎氣氣以成形形氣所在爲物形氣之所由來是性性不可見於其形氣之物言之人身有一物卽有一當然之則如目司視耳司聽天初生人

具此耳目原是聰明者入耳而心通曰聽入目而
理晰曰明不當視聽而視聽則非此物之性矣而
非禮勿視聽者幾人乎故復性之學爲要惟民皆
本此性故皆好懿德德卽善也得於天得於己故
曰德人皆秉此常理皆知好德則性善可知引孔
子說詩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後儒猶不盡瞭
如以性之一字人與天一者罕有能深造也本章
性情才三字須的實看明才字解者猶滯今一一
正明之識者當細辨之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朱子曰富歲豐年也賴藉也性本善

也因物而遷卽富歲凶歲顯喻之而言不可以陷溺者爲性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

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

也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朱子曰麩大

麥覆種日至之時成熟之期磽瘠薄也此乃卽

麩麥喻性之皆同而見陷溺者非其常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

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承上而言同人則同性雖聖人不異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

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

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黃音匱者與嗜同姣古卯反。黃草器易牙齊臣善調味曠音臣善辨音

子都鄭公孫闕姣好也以上四節歷舉形體嗜好之同以起下文故曰口之於味也

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

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承上而斷之人心以理義爲體故其悅之也同否則非心

四書恆解孟子 告子上 共 光緒十年 緒 豫誠堂鐫

亦非人矣求理義之端以全理義之正則可以爲聖

人理謂天理之本體義則從理而適其宜也牛馬曰

芻豢豕曰豢此則藉言穀食也口之甘味心之

甘理義皆天性之自然悅我心則心全理義矣

附解告子之說孟子已屢辨折之此章因性有善有

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二說而特辨明

之也凡爲人類皆稟天地中正之氣而生得天地

生生之理爲性安有不同開端卽不同者說起明

其非生而卽然乃陷溺之故正意已明下文以麩

麥譬之見同者其常不同者其變同類者四句承上起下一章骨子下文卽形體嗜好之同以興心理無不同因爲不知性者言故語意止淺淺形容

以嗜好之大概同者言之興理義悅心耳其實嗜
好本於氣質間有不同理義之心本於天命無不
同也故性皆善天生一人卽賦以義理之心如人
有口便自甘味理義悅心以心原有理義猶芻豢
悅口口原甘芻豢也不悅理義者陷溺而失其心
之正豈天之降才殊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五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七

光緒十年 硃豫誠堂鐫

割反。牛山在青州府臨淄縣萌芽也。斲斫木餘也。濯濯光潔貌。山以生物爲性而斧斤與牛羊交伐則失其美興。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

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
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
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

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有去聲。人謂放良心之人。仁

心日夜所息。嗜欲稍遠之時。平旦之氣。清明之正氣。良心所賴以存者。與人之謂善人。也。且晝所爲。放
良心之事也。梏亡如械而困之。反覆展轉。不故苟得
解也。才仁義之本質。情實也。猶言其情狀也。

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養上聲。養培

必有自然之生氣而後能全其質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得其養者也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心難存而易亡以其陰滓多也常有夜氣操而勿舍馴至於良心渾全則無出入而非天理矣

附解此篇孟子言心性屢矣而此章以夜氣立說歎

人戕伐良心尤爲深切著明蓋與養氣章相發明

也後人言心性不明多爲不知心與氣交關之故

蓋人生得天地之正氣而生此氣非但口鼻呼吸

之氣乃上天之載一元無聲臭之氣易所謂統天

孟子所謂浩然也雖名曰氣而實乾元真性所寓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六 光緒十年 以豫誠堂鐫

蓋氣也而理卽存焉其在先天渾然粹然不可得

而見迨旣生以後此氣寄於後天形質之中如金

在沙甚微甚危孟子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而道

心所主也其人心之生則後天陰濁之氣蔽其心

之靈而非乾元本體上聖之資清氣多而濁氣少

則道心盛而人心微中智清濁各半下智濁多清

少是故氣質之欲日盛則理義之心日消而先天

浩然之氣不復存矣存養之功先須養氣而孟子

始發明之何也唐虞以來聖王禮樂教化之法詳

文武周公小學大學所以束其身心者備焉孔子

生周之衰猶得因周公之遺法以教人四方之士來學禮者但使服習禮儀已足養其身心上智之姿乃與言性與天道至孟子而邪說橫行禮法無有故特爲指破養氣之功不動心章言之已詳此章示人求其良心而特指出平旦清明之氣蓋就易見者以教人夫凡物必先有此氣而後有此質而人則受中以生中者太極渾然之體也太極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而闔闢之機卽爲陰陽所由判陰陽各有消長而變化出焉其在於天五行之分布者各効其靈共成其化而莫不統於太極所以合者雖分實未嘗不合其在於人五行之成質者塊然而一氣之彌綸者自在其中所以生而化化而生變化不窮者萬古一轍然其先天之性分太極之理氣者固非形質所能拘存亡所能易特秉此理氣以爲性者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聖人教人存義理之心養清明之氣久久深造由勉企安下學上達克己之淨而心皆性復禮之至而人亦天矣心非氣不養氣非心不存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非口鼻呼吸之氣乃一元太和之氣道家謂爲虛無元氣虛無者上天一元之本體也夫子曰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九

光緒十年
收豫誠堂鐫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統天而行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者非風雷雨電等已發之氣所可例也
人身具天命之性性不離心而心不盡性爲其後
天氣雜於欲也平旦之氣緣夜臥久靜先天清明
之氣偶見一斑然亦就嗜欲未深者言耳若嗜欲
太深則並此平旦之氣亦復無有孟子爲常人指
出元氣端倪使長葆此氣宰氣者理也有一分天
理乃有一分元氣故引孔子言心之難防以見養
心爲要得其養者以義理之心生浩然之氣也因
後世言養心則但守後天之心言養性亦但養後
天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收豫誠堂鐫

天之氣而心與性之分天與人合一之故不明實
由孔孟之言未得諸身而晰其源流耳苟得其養
四句承上而言養心之法要在保守夜氣爲主夜
氣者虛靜之中一片清靈之氣也未引孔子之言
以明後天之心不可端倪如此惟操存省察勿使
人欲日增則平旦之氣可充而久久人心退聽道
心自全非謂先天之心卽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操則存舍則亡謂心動時必操存之而必先知止
至善之法靜定有功斯能操存後人言操存但慎
其已發未深明必有事焉數句養氣之法故不能

至於充實化神之境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
第曰收心而已哉故此章其詞淺而義深其功近
而效大學者不可不察也或疑養氣偏於主敬不
知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也養氣者靜而涵養
動而省察窮理盡性內外本末之功無可偏廢特
傳者多謬得明師爲難耳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明於義理曰智

雖有天下

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
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

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君子陽明小人陰濁王因孟子而有萌焉小人復損之矣

今夫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
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
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
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秋善奕者名繳生絲纒也即奕以喻王不專心致志乃寒之之本而非盡小人之咎也

附解此章借齊王作指點重在專心致志果專心致

志則必親近賢人而所以養其德者自日厚矣然

後世大學之道不明人主生長阿保未聞誠意正

心之道臨馭以後乃欲其親任賢良不參雜念勢

必不能唐虞三代之治教諭世子之法莫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其清明之氣固已養於平時而臨民之念又實有其悱惻是以君之於賢如針芥相投魚水相得暴不覺而寒何有也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故其治化獨盛孟子之於齊王好貨好色好勇好樂納約自牖格君事業已見一斑而無如之何况後世之士德不及孟子者乎程子言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

養氣質而薰陶德性范文正言人君之心惟在所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宿豫誠堂鐫

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皆是發明此章之義但本原未清亦難望其親賢也孟子太息而言顯然見玉錙蔽已深由未嘗學問之故而非但恨其見窄人主苟欲長治久安則必力行九經之道諭教世子重選大儒克己虛心委任賢相常使此心敬畏不忘義理日生庶不爲小人所亂宋神宗之於王安石易嘗不欲效先主之於孔明而其效天淵者知人之明否異也是故窮理盡性之學人主不可一日而不講或曰先主豈窮理盡性者乎曰先主不可謂上哲然其有英明之

質而又從康成陳元芳盧植遊亦頗聞聖賢之概
是以虛己任賢如此况使得聖人以爲師而又幸
值高光之時其功業亦安可量符堅信任王猛而
不聽其垂死之言唐太宗聽納魏徵而終有仆碑
之事足見正心無本不能常保其明也况又不及
二君者乎子華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當奕之
時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
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
其言與孟子相近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四書慊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熊掌
較魚尤美大義

較生尤重嗜味之情同嗜義之
情例弗同故舍彼而取此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

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得得生
也欲生惡死者人情也而偷

生免死則隱微必多內慙釋舍生取義之如使人之
故由所欲所惡有自然之天良不能昧也

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反言假
使欲惡

無本然之良則凡可以偷生辟患者無不爲而由是
必不然也何不云者使人自思其嗜義之良也

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又正

言以決之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是謂義也喪去聲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承上而言人皆有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

是良心以起下文死嘽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嘽大聲咄咄也蹴踐踏也申言人皆有之實不為苟得辟患有明微矣萬鍾則不

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萬鍾不辨禮義而受蓋有所指之詞得我倚恃乎我

蓋市恩以為豪舉所施於窮乏非合義者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

四書恆解孟子 告子上 孟 光緒十年 豫誠堂 鐫

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身死重於勢利而良心之有無殊焉可已

而不已徒自失其良心為可哀也

附解此章為當時黃緣驕寵之輩反復提撕激發其

愧恥之良如生公說法頑石亦應點頭而千古以

來不為萬鍾喪良者百無一二亦可慨也所欲有

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即本心也孟子卻先從嗜

味引喻而起見舍生取義亦如舍魚取熊掌一定

之人情次節申明舍生取義之故三節設言人無

天良宜乎處處貪生辟患而不然者由其嗜義之

心不能自昧故不為也四節止是承上折轉五節

乃指出心字言人人皆有以起下文緣人人有此心而不自知是以從淺近處反復提唱使人自思而自得之非故繁而不殺也所識窮乏者得我當善會施與窮乏之本盛德之事何爲不可得我者挾富貴以驕人人爲之奔走且亦挾其勢以妄行淺夫之流頤指氣使一呼而雷動以爲我能養畜許多窮乏人而究之宗族鄉黨義當周恤者或反未沾其惠故與宮室妻妾之奉同一利欲私情也宮室妻妾亦非可廢但不專營或因此而貪得耳非故卻以鳴高古人茅屋可安杵曰可共有人倫之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壹

光緒十年
似豫誠堂鑄

樂無凍餒之憂何必忘廉喪恥希取富貴以爲豐榮乎若明良遇合天下又安民登仁壽則祿養之榮受之無愧亦復何傷第君子本心則非爲一家溫飽計也聖賢爲斯世斯民計而不徒爲一家計此意非流俗所知庸庸之徒長驕侈而肥身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又安能舍生取義孟子卽不受不屑之良心以警人徇欲無恥其言深切著明而學者非有卓然之識亦不易能自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人得天理以爲人是先天之心卽性之實也以

其如木果之仁故曰仁義則本仁而行之合宜者人路非是無以行也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其路放其心則非人矣豈不可哀

人有雞犬

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身外之物人知求之仁乃人之所以爲人

而不知求則惑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中庸

擇善固執之目的是也不知求放心則學問亦非此章蓋爲知學而不知學之本者言

附解此章孟子煞是說得精密人之所以虛靈於物

者心而心在後天則囿於質蔽於物非先天之本

然仁卽天理心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旣生以後雖

氣質多駁然天良卽在此身之中養其靜虛之體

制其私妄之情此復性之學所以有許多功夫求

放心者靜存動察念念不離乎正非偏枯寂守之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謂也學問之道多端要無非去私存理以清其源

博覽旁參以究其變世人或專守心不使外馳而

私妄生於氣質其源不清卽終身防閑不得爲仁

也或專務博洽以爲窮理而萬理統於一原心性

未純則淹貫古今不能精義也仁與義禮智信並

言則爲一端專言則仁卽性性卽誠全有之曰德

本仁而著於外萬事萬物處之咸宜卽是義曰心

曰路分內外而言實非有二也無仁不能行義非

義何以爲仁仁旣是人心試問無心尙可爲人否

義旣是人路試思不由人路亦尙可爲人否而人

乃舍之放之則自棄其爲人之理故曰可哀然人孰無良豈其甘爲禽獸而不願爲人正以不知仁之爲貴耳故以求雞犬喻之愛物必求其放豈愛已反不如愛雞犬特謂心不必求而學問別有在耳不知聖人教人學問之道至詳且密不過欲人求其放心所求之放心卽上文仁字而或第以凡爲心當之則非此心是先天渾然之良心書言人心道心一心而何以二名人心人身受氣不齊之心道心天命粹然之心也惟後天與先天不同故人心與道心混雜此理愚屢言之茲不贅收已放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卷

光緒十年
栢豫誠堂鐫

之道心清應變之人心其功始於養氣終於化神究竟放心如何求法孟子所謂必有事者也求放心位置何處詩所謂宥密也非明師授受不能臆揣世儒以心爲性使後天氣質之性與先天太極之性混而不明已流於禪家卽心卽佛之說羽流以呼吸爲氣使後天凡濁之氣與先天浩然之氣淆而不清何能知孟子養氣不動心之故哉故此章之旨當認定仁人心也二句則知通章言心皆指先天之心渾然之性非謂後天憧擾之心也孟子因異端言心而外仁義儒士言學而昧人心故

特爲指明人以爲心卽是性不知性無爲心有覺動而當理由靜而無爲無爲者非無爲也渾然粹然未發之中乃爲天命之全體耳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

伸同爲去聲○指甚微而無名指尤不指不若人則知

不甚切於用必信之者爲不若人也心不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人屈於

物欲而不能自伸其正氣也心理屈則非人倍於指之當惡朱子曰不知類不知輕重之等

附解此章以屈伸喻心警發人羞惡之心心何以屈

不審乎義理之正而屈於物欲凡事苟且從人久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天

光緒十年
收豫誠堂鐫

久正氣全無所謂人生之直全無矣然其清夜自

思必有抑鬱而不安者特屈於勢屈於境不覺喪

其本心之良孟子以屈而不信言其不知惡則必

常自警省思人生幾何失卻良心便非人類一念

克己推而至於念念不苟務使此心正大光明久

之而浩氣充實與日月爭光是爲伸於萬物之上

非指之伸者可比矣須切定屈信二字言乃得孟

子之意五指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指五

小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足以大指爲將指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思甚也拱合兩手把一手握之也養身者必養其心
心正理純則性定而身亦安矣人無不愛其
身故喻以欲生之情而使其思所喻

附解此章語簡而理至要孟子未言所以養遂使後

世養心養身分爲兩途而其中又生出許多門徑

並下兩章之義亦不明今爲詳言之人無不愛其

身者而身安可久惟恃此心此理有不朽於天壤

者不必遠求祇在人倫事物上念念循理事事合

宜務使內省不疚而閒暇之時則求其放心靜養

元氣以穆穆之意葆性命之源久而神明內斂天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堯 光緒十年 北豫誠堂鐫

理渾然則致中矣一有所動持以敬恕惟恐意之

不誠道之不盡此謂致和動者靜之用靜者動之

本內外一原存發相貫由養氣而充實光輝大與

化神功非一端效惟漸致養性也而養身在其中

矣蓋人身所以生者氣血而氣乃血之主神又氣

之主也心者人之神明而氣質之欲累之則神不

明氣不清形質亦不能安固養浩然之氣所以返

受中之本然此氣乃先天虛無之氣卽氣卽理非

後天口鼻知覺之氣可比而實爲後天氣之根本
果能有諸己而充實則精明強固血氣亦豐卻病

延年已可決矣况養氣之功全在集義內無毫髮之私僞外無怠肆之偶乘心依於仁動循乎理而凡嗜欲戕賊之事自斷斷不爲仁者壽大德必壽職此其由也後世不知聖人之學養性即可養身而以後天呼吸爲氣後天陰識爲性是以養心而不能延齡養氣而不能治世孟子言知所養此其大略也若夫縱欲悖理全不知人身之貴者孟子固不爲此輩饒舌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兼養而有善

不善焉考察也於己取之己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

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

大人 賤而小者形氣之欲貴而大者天性之良養賤小害貴大縱嗜欲而忘義理也今有場

師舍其梧櫝養其楨棘則爲賤場師焉 舍讀上聲櫝音賈楨音貳

場師即場人梧梧桐也櫝楸也楨棘棘之大者亦名酸棗言不知養物且爲賤也養其一指

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一指肩背小體大體之喻

狼疾猶狼藉言其謬亂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

大也 爲去聲此乃正言養小失大之人是此章立言之故飲食之人無有失

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口腹非不可養也第爲口腹縱欲害理故

爲心害不然飲食之於人亦大矣豈必廢之以爲德哉

附解上章言人愛身則當養身而養身者必養心非徒養形體世人亦知愛養此身而不思所以承天心立人紀此身之不朽者如何則必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故孟子欲其養大體而反復言養身之善否使人審乎義理之心得其事天立命之道則必不以嗜欲累其神明而體亦未嘗不養也後世聖人之學窄傳則言養心者枯槁窮餓以爲高而僧道之流所以老死山林而不悔言愛身者肥甘輕煖以爲快而逐俗之士至於蔑棄禮法而亦爲誠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湘豫誠堂鐫

玩索是章之義亦可爽然失矣。棘言者紛紛本草衍義曰小則爲棘大則爲酸棗棘久生不樵則成幹北方呼爲酸棗更不言棘其實一木也狼疾趙岐註狼藉亂朱子亦云疾藉古字多通用而集註又別解然不若從趙註之直捷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朱子曰鈞同也從隨

也大體道心小體形質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

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

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

大人而已矣

耳目之官所以主耳目之視聽者謂氣質之心也惟其但能視聽而不能當於

理故爲小體不能決乎理心之官則思先天善性爲心之宰而能研究義理立乎其大心有王而純

乎理不動心之實所以不爲情識所役

附解此章剖別大體小體乃令前後數章無不分明

人心主宰乎百骸凡知覺運動皆心之靈爲之耳

目之官特其一端未有視聽而不本於心者也大

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耳目之官

似卽是心况乎觸於所聞見而思因所思而貪於

聞見皆心也而孟子何以云心之官則思異於耳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目之官哉蓋此卽人心道心兩分界處但以有覺

虛靈之用爲心卽涉於後天形氣之私而耳目之

官所以蔽於物惟以先天義理之性爲心則是先

天太極之本而心之官所以能思而決於理故小

體者形質之氣亦有靈以馭之而爲耳目之官大

體者純粹之性浩氣通乎天地而爲心之官聖人

德造其極則性盡而形自踐百體莫非義理之精

神矣常人欲蔽於心則識擾而氣逾昏智慧反爲

府過之淵藪洪範五事言思作睿睿作聖卽孟子

此章思字所本是大體之道心所以研理而治私

也非後天思慮之心可比范浚心箴未見全體愚
嘗擬之附識於此人爲最靈得天之性渾然粹然
生而虛靜氣質梏理乃亡其正靈光浮游欲因以
進誠敬存存知止則定集義生氣能不動心克己
復禮盡性踐形是萬爲一一實萬分惟心之官宰

制羣紛表裏精瑩事天立命縱厥人心人禽斯混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理昇於人
爲性之良物莫貴焉故

曰天爵仁義忠信
句以可見者言之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言古人無求人爵之
想而天爵之尊自純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光緒十年
川豫誠堂鐫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

要音邀。要求也求人爵而後修天爵得人爵而
矣即棄天爵惑之甚喪心蔑禮也將必並人爵而亡

之蓋爲假行
竊名者而言

附解此章爲僞君子而發與前後章不同戰國之時

朝秦暮楚之士如下章所言是矣有一種潔己修

身者始亦欲置身賢聖繼而富貴逼人改絃易轍

如周彥倫盧藏用之輩喪其所守前後如出兩人

孟子惜之而爲是言終亦必亡惜其不能長享無

益之榮徒喪平生之業爲堪悲也蓋周家鄉舉里

選多重實行雖至末世猶修天爵以邀人爵後世

糊名易書暗中摸索天爵若不必修矣而棄取得
失之間天或司之故士亦猶重德行而恥浮華自
蔑視明神不畏天命者出而逞其才華倖弋功名
忘乎天親之所培植者厚則天爵直可不修而人
爵遂可驕世矣三復此章能無猛省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耳勉欲貴者以思而使其自貴己貴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

所貴趙孟能賤之

喻凡有勢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

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孟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不願人之文繡也

世味自淡令聞善名廣譽德博而名久遠也五色

備曰繡膏梁文繡世之欲貴者爲此耳故以爲言

附解此章爲黃緣奔走者發而首以弗思警之終以

不願膏梁文繡導之蓋欲其實全乎仁義之良自

然不爲世俗所誘爲俗人言故以膏梁文繡明良

貴勝於此等然君子懷仁抱義豈爲與世俗爭榮

辱而然哉聖賢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何乃以令聞

廣譽爲貴此爲當世淺夫鍼砭也欲貴者苟且希

榮旣欲遂其嗜欲又欲倖邀令名不知華茂未幾

枯槁旋至僥倖一時貽臭千載蕩然斬然有不可

勝言者故以美名歆動之聖賢不求名而實至名歸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首陽之稱甘棠之愛俎豆馨香令聞廣譽安有窮時故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若方爲仁義時卽有求名之念則德必不純或久而無名且改弦易轍矣若有意逃名謂令聞廣譽必不可居亦非中道學者辨之世人不知己之良貴而終身爲趙孟所顛倒試味此章能無汗顏又晉世主夏盟自平公之世權由執政趙武趙鞅相繼爲政至趙襄子滅中行氏而與韓魏滅晉故以趙孟喻執政不言諸侯避尊也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卷

光緒十年
收 豫誠堂鐫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爲仁不力而以爲難使不仁者得藉口焉孟子深慨其非也與亦終必亡而已矣言必並其杯水之仁而亡之既以誤世亦自誤也

附解仁乃人之所以爲人爲仁祇是全我本來天性不仁乃後起之私外來之物有何難勝奈人知之不真故行之不力偶有一二事之仁卽以爲是矣而積習難反謂天理難守諉於力之不勝此等人自誣其性令天下皆以仁爲難爲貽毒非淺孟子特地指出而斥其與於不仁決其亦終必亡惜之

亦惡之也後世學者以聖人爲難爲而狃於世俗
久且相沿成風並言道善二字亦以爲諱此章可
無三復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夫音扶。申上章之意言爲仁必期於熟勉人深造自得

也萑稗草似穀者人必不以稗易穀則必不以他道易仁既知美種則熟亦非難蓋婉詞以導之

附解上章惜之憎之此章直與指出功夫實落處熟

之一言非堅恆勤篤不可曾子曰仁以爲己死

而後已卽是此意末學或未得美種所在熟則更

難期矣學術人心何以如古哉或問究竟如何熟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法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內外交修本末交養自有

諸己以至於化神循序篤踐無毫髮之不誠則熟

矣萑非稗萑稗蓋稗之初生者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

候反。射之工拙機在於發志者研精而適其宜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

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此章言造道必有其法而授受失實則學亦多歧記者以此終篇蓋

深慨之也

附解上二章言中道而廢者與於不仁不如萑稗至

所以究其功而循其序者未嘗言也此章特借羿

匠言之射之有毅也所以審其機括和其心手引

滿平正則必中的一切志正體直等法皆爭此些
子耳大匠之規矩亦然聖人之道所以納一世於
中和而與天地合德者非強以所無乃使人復其
性而成乎其爲人耳然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
人之師儒則人多囿於世俗喪其本來心性事功
駁而不純雜而多僞孟子此篇歷歷辨論心性而
記者終之以此有無窮屬望焉夫無聖賢之師安
得有聖賢之徒有聖賢之師又或無聖賢之弟故
師友淵源所以存天理於毫芒留前聖之規矩者
與君相同功苟仁道不明於天下未易言俗美化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上
涓也 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告子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節 色與禮

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任人欲窮禮而先設爲問屋廬子據常答之屋廬子名

連晉人孟子弟子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

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去

聲○禮所以經緯仁義任人意欲蔑禮蓋亦異端之流其言特事之變者耳屋廬子不能

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任今山東濟甯州東去古鄒城百二三十里蓋屋廬子在任而之鄒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山木以齊末則

食色反重於禮如寸木可高於岑
樓朱子曰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金重於羽者豈謂

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言禮本重於食色猶金本重於羽而不當

論也
以一鈞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齊同古字

通施智反○復即其說而極言之論利害而不
往應

論義理則食色有時夫重於禮禮真可廢矣
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

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
攫音終攫音婁○朱子曰終戾也

得妻則將攫之乎
以衡禮之尤重而禮誠不可蔑矣

附解義理權衡細於毫髮非窮理盡性之極不能得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其平也任人以一偏之論蔑禮而孟子反復明其

非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學者當反諸吾身而

思其析理之原毋徒羨其齒牙之慧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蓋以國為

氏人皆可以為堯舜蓋古
語有諸謂其事之信否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

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自言形體亦殊而食

粟無能其
詞甚卑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

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

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

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是謂形體也匹鶩也烏獲秦力士言不必

以食粟無能為恥堯舜為之而即勝任說見下文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

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

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即尋常之所謂孝弟以證人皆可為而因

言堯舜舍是無道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

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

是桀而已矣之行之行並去聲。承上而誘以堯舜之事服與言行兼乎動靜矣。曰交

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交願受業於門亦其

向道之切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曹交喜孟子之言猶未能反求諸心故告之如此有餘師言力行已言無處非師蓋上交服

與言行已明示以實踐之事非絕之也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堯 光緒十年 州豫誠堂鐫

附解時解太說壞曹交非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

所常稱述交獨聞而問之已非無知子弟可比其

言已虛有形骸如何則可純是謙下求教語特恐

堯舜難為耳故孟子詳悉導之言堯舜不難為只

恐不肯為因舉徐行後長事以實之徐行後長人

人所知人人所能即是孝弟之事堯舜亦不過盡

其孝弟之量有何不可為第堯舜之道不外孝弟

而堯舜之孝弟豈徐行後長可了孟子即徐行一

事以證堯舜可為即就孝弟二字引入堯舜之道而已矣者言堯舜無奇功所以破曹交之畏難也

下文乃正告以爲堯舜之事服也言也行也堯是
如何己是如何此中便該許多知行實踐功夫而
聽來祇覺平易近人孟子善誘之婆心立言之精
妙也交於孟子只聽得一半以爲堯舜易爲願假
館受業不知孟子已詳告以爲堯舜之事祇須實
踐便了何用更求教訓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卽吾言而求之辨其何爲
堯舜何爲桀一身體而力行則隨處皆師己之
所言已無遺義不必更留受業非拒其來學而別
使求師也若曹交果歸而力行則孟子之言真是
一生爲之不盡時解多未得本文語氣又過詆曹
交抑思今之自愧食粟者有幾人歟服與言之間
皆合堯舜談何容易也曹國哀公八年爲宋所滅
交蓋其餘裔以國爲姓故與鄒君亦有舊也帝王
世紀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孔叢子言
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則交言亦非無
據但聖人所以爲聖人不在是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

弁音盤。周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宜曰被廢爲小弁之詩冀以悟王高子以

小弁子之於親非可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

四書恆解

子皿子

告子下

翠

光緒十年
陸豫誠堂鐫

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

亦反夫音扶。固執固為治也。道解說言小。同射食。弁親愛情深不覺其詞之怨仁謂天性之良。曰凱風。

何以不怨凱風之詩。七子自責以全其母之貞。故丑云然也。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

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磯音磯。凱風之母第有欲嫁之志未嘗果適人也。小弁則君父已陷於危亡。

磯大石激水也。不可磯言。如石激水而水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

而慕引舜之慕親以明小弁之怨亦有慕親之意不可以其人而議其詩也。

附解小弁之詩蓋幽王寵褒姒之時宜曰憂怨而作

此詩以悟幽王其憂周道而切瞻依蓋皆人子之

至性至情若無此一怨是直視親如路人矣然司

馬相如作長門賦猶能成王皇后而小弁不能悟

幽王亦大不幸也孟子就詩論詩未嘗一語涉平

王平王之不孝在反國之後不明正申侯之罪而

又戍之至其遭讒被廢作此詩時本無可議孟子

辨之使後世臣子知天性之不能忍而以至誠感

動為主義至精教至遠也凱風之母未嘗嫁人特

有欲嫁之志七子作詩其母遂守貞以終故孔子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取之若已適人則非小過矣毛傳孔疏皆如此說

磯本訓石激水朱子一時誤倒之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輕亦作鉞○宋輕宋人見莊子石邱宋地曰

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素知宋輕尙可與言故請其所之曰吾

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輕蓋亦以安民

爲心者故欲說二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

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

先生之號則不可志在息民而但以利爲詞故孟子言其號不可先生以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

四恆解孟子告子下聖光緒十年

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

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說於利而罷則必求所以利而仁義所在無利亦必不爲

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

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

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息民爲仁守制爲義果能使之悅仁義則凡事皆循理而行可以王矣

附解世人行事祇檢有便益處做去不顧義理之安
否雖使保家強國祇是一團自利私意不知我便
於己人亦效尤其弊至君臣父子之際皆擇利而
爲不顧良心天理所在胡越起於門庭人道蔑矣
若專尙仁義則愛敬惻怛之心無處不存忠恕君
仁臣忠父慈子孝五倫莫不孚契宇宙太和之氣
卽此而釀戰國時利害二字策士恃以爲祕詮莊
子言宋桎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
舍是其心存息民亦是好人故孟子實爲指出仁
義俾入聖賢大學之道愛宋桎愛當時此念所以
爲不朽之業也非技癢太甚道途不擇人而語又
按劉向云宋鉞遊稷下蓋在齊孟子已識之而年
又長故一見卽稱之先生而問所之也至秦楚構
兵之事甚多後人臆揣紛紜俱不足據不必鑿之
可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

季任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儲子喜曰連

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

得間矣間隙也報禮之異屋廬子知其必有義也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聖 光緒十年 枋豫誠堂鐫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知其必不爲此

而疑問之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

志於享書周書洛誥儀禮意也物幣也役用也物重於志享如無享以其不用其志於享孟子引

以明爲其不成享也不成徒名無實釋書言以明交道儲子之不至知其意非誠也屋

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欲來而不得來可來而不來誠否立見矣

附解聖人時中之詣至無定而有一定煞是活潑潑

的儲子方幣聘時孟子未嘗遂料其不誠而同受

之及後竟不來則一報一不報惟其宜而已世俗

因人轉移不顧義之所安又或先事逆料以爲前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罟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知皆未聞聖賢大學之道也或謂孟子既知儲子

不誠何不勿受其幣曰孟子在齊爲客儲子齊相

幣交固宜受之使以幣先而繼來見則得矣乃竟

不來則受幣而不報亦孔子取瑟而歌之意也

渙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乎名聲譽實事功爲人謂濟世自爲謂潔身先之後之皆有意而爲之孟子不然髡以俗見測之而責

去齊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

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

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

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言去就不同同歸於仁己之去未為不仁

也伯夷不忍見暴主之虐民柳下惠同人伊尹救世故曰一也五就湯五就桀湯以尹賢而薦之桀朝聘往來蓋凡五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子

柳泄柳也髡因孟子自信其仁遂直譏言其無益於齊而引古以諷之其言魯削蓋諷之也曰虞

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

何可得與

與平聲○引奚以明己之無益於齊乃齊之不用己也

曰昔者王豹

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

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巽

光緒十年 引豫誠堂鐫

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淇水名綿駒齊人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皆齊大夫

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事見春秋傳及列女傳髡直斥孟子無功不得為賢也曰孔子為魯

司寇不用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

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

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輪肉切

為肉為無之為去聲○臠肉祭之熟肉程友菊曰稅收也冕非常冠不稅冕極言其去之速蓋去冕即行

不遺細檢行裝故言不稅冕行耳孔子因魯君怠政藉臠肉以行使人咎己漏心故曰微罪苟去無故而

去孟子去齊亦必有故孟子引孔子以曉髡髡或已明故不復辨而孟子之用意忠厚亦孔子也

附解孟子得孔子時中之學行道情殷守己義嚴其

在齊也王以客禮相待自可暫留先名實功名之

士後名實枯槁之流皆非孟子所爲髡不知也渠
祇見孟子無功於齊不知齊王並未見用功從何
來其言名實未加而去不得爲賢曰仁者固如此
乎婉詞也及孟子言仁者不必一轍則遂直言其
無益於齊孟子又以百里奚自解彼遂直斥其無
功無功卽名實未加始終只是一意非如時解一
步追進一步之說也蓋髡言孟子無功如何便去
孟子言有不得不去者其故則不便明言引孔子
之事而髡亦了然故不復問也非髡含糊而退孟
子強詞拒人伯夷柳下三聖此章更爲斷得分明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吳光緒十年
河豫誠堂鐫

愚於前集大成章力辨時說之非正爲此耳伯夷
不以賢事不肖非高自期待彼旣不肖安能用我
而此心惓惓又不忍斯民之虐於不肖故去之北
海之濱實未嘗忘天下也外面做得十分決絕心
中實是十分不忍故曰仁也柳下惠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彼方欲挽汙君而偕之大道卽小官亦謂
可以布其膏澤故其爲仁同伊尹受湯之聘卽以
湯之心爲心湯進伊尹於桀桀想亦受之只是不
能大用尹復歸於湯湯又時時遣赴桀處蓋諸侯
使大夫於天子之常在湯則欲借尹以引君於道

尹亦以爲義而安之迨後桀無可挽回尹遂安於湯矣此尤見得湯與伊尹至公至仁之心湯固欲桀改行尹亦不憚煩勞皆致主救民之苦衷也後世不詳孟子各章立言之意反過貶三子豈非孟浪吳燕右言公儀子泄柳子思大有功於魯濇子髡誣之良是柳子厚五就桀贊似是而非不得當日情事張甄陶竟謂無其事則非矣齊王得罪孟子之故今已無考孟子以孔子自居雖濇于髡當面搶白並不言齊王之非忠厚之至也華周蓋卽華還杞梁妻哭其夫見檀弓華周妻未聞髡蓋連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聖 光緒十年 小豫誠堂鐫

而及之耳冕祭冠不可常戴以行故從程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溯世運凌替之故而斷之如此

五霸之說不一當闕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

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

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

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闕同治

去聲○慶賞也培克聚斂讓責也移罪而變置之討治其罪而正之伐諸侯奉天子命伐之樓韋也不用天子命而牽諸侯以伐之述三王五霸桓公爲盛葵之制而言五霸擅征伐爲無君也

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

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

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也敵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束牲而不殺但載盟書于上樹子已立之世子也賓賓客旅行旅士世祿而不世官以不盡賢也無攝各以賢者任之必得必得賢者也曲防曲爲隄防以自固遏糴閉糴而不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吳 光緒十年 糾 豫誠堂 鐫

恤鄰封而不告專封而不告天子述葵邱之事以長見五霸猶假王命以服人而當時學五霸者之謬

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當時諸侯

不行仁義而其臣復導之是以欲霸不能反速其敗也君有過而順之曰長過未萌而先意道之曰逢

附解此章上下古今其見卓其憂深而其詞微講家

多不能達蓋周家封建之治使諸侯各君其國各

子其民原有易於離散之勢所恃以維持臨馭上

下一德者禮樂教化本仁本義足以固其忠孝之

天良也第專尙禮教而法失於疎亦難保無尾大

之事尤要者巡狩述職之典使天下政俗瞭然於

耳目之前而慶讓時行有以警動其靖共之志傳
世既久天子不復巡狩諸侯亦不述職而互相侵
陵如鄭莊齊僖之流其敗壞王略蓋在五霸之前
矣孟子獨罪五霸者以其有禁暴止亂之權而不
能率朝聘述職之典陽以尊主爲名實以搜伐爲
私致先王命討之大權不能復收鄭莊齊僖之徒
顯悖王綱其罪明五霸陰盜大柄其罪隱若使五
霸當時凡事請命天子而行修明王制虞思共和
亦何以過夫子之作春秋也憫王室之凌夷惡五
霸之專伐卽召陵之師書曰侵蔡遂伐楚未嘗深
子之也間有節取之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非如
邵堯夫功首罪魁之說孟子慨世運凌夷特推其
故於五霸五霸者當時之所謂盛烈也倡言其罪
自孟子始及其敘五霸之罪以搜伐爲斷蓋天子
之號令諸侯者恃巡狩述職之典耳五霸若果存
心王室何不請於王朝修明此制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旦夕可舉耳惟其意主自強特借尊王爲名
遂其侵伐天下人見其翼戴之迹而不知其暗地
敗壞王制揭其爲三王之罪人而後世之藉口桓
文遂其強暴者可以氣阻矣至於當時諸侯豔羨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冕

光緒十年
順豫誠堂鐫

五霸不過慕摟伐以自強孟子曰五霸之罪卽在
摟伐而五霸猶得以自強於一時者以其尙能假
名王制今之諸侯旣多犯此五禁則並五霸所假
以欺人者亦不能爲故曰五霸之罪人而其於三
王可知矣言及此覺貶斥當時未免過甚乃歸咎
於大夫之逢惡意以爲諸臣媚子置其君於不肖
而時君方以爲良也三王之化不興生民之禍不
息職此之由豈不哀哉厥後秦能以力削平六國
再世而亡項氏力征天下及身而敗皆跡五霸之
前塵者也徒知五霸之盛而不知五霸之猶盛者
乃在尊王果能以王道爲心三王且將把臂五霸
何足道哉不此之務並五霸亦不能作而徒取罪
於三王爲逢君長君所陷害孟子誠悲之矣五霸
之說有三孔疏以爲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其
說或有所受因史記諸侯王表及地理志後儒皆
以五霸屬周然春秋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已云五
霸之霸也故顧炎武謂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
五霸其說亦是顏師古以爲齊桓晉文宋襄秦穆
夫差宋吳皆無盛烈趙臺卿以楚莊代夫差世多
從之然宋襄閻懦秦穆超乘楚莊問鼎皆無功王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辛

光緒十年
檄豫誠堂鐫

室句踐平吳霸越歸其職貢於王孟子稱其畏天
可列名五霸晉襄能繼父業聖人特敘其殺之師
晉悼中興服楚亦可云霸然特後人擬議之詞齊
國佐已稱五霸孟子亦言五霸桓公爲盛則五霸
皆屬周可知孟子本不屑稱五霸因當時宗五霸
故言其假之三王罪人使勿效法非有取五霸與
三王並稱也謂齊桓爲盛亦以其申明五做尙知
三王載書不插血亦頗有三王遺意非以五霸爲
是因仲尼之徒無道五霸者故後世不得其人闕
疑可也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蓋慎子自負其能而魯信之

孟子曰不教民

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殃禍也言魯民

素無教化不當棄之於敵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南陽齊下邑承

上言卽僥倖而勝亦不可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

滑釐慎子名此別一慎子非慎到亦非禽滑釐也慎子蓋決其必勝而無解於孟子之言

曰吾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所

以禮遇寵賚之事典籍典禮所在之事

周公之封於

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

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朱子曰儉

止而不過意證之以齊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

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言魯非不瓦於地何必殃民以逞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

乎徒空也言徒取猶且不可况殃民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

道志於仁而已此乃正曉慎子事君之道當道則不貪利志仁則不殃民仁在心而著於

事則道也

附解此章重責慎子道君以殃民之事違制意亦爲

殃民作引蓋魯是時五百里非不足於地所少者

志仁而已慎子自詡其能魯爲歆動欲使爲將以

取南陽想亦如趙括之類孟子以殃民責之斥其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奎

光緒十年 世豫誠堂鐫

不可慎子不悟乃爲陳說先王之制言封國之意

主於甯民非欲其富強自擅魯地已爲太廣况又

殺人求益直是以殃民爲樂耳末乃正曉以事君

之道不宜導以貪兵慎子想亦天良發見伐齊之

事遂中止故無考焉明人曹石霞謂是時樂毅破

齊魯欲乘釁以取南陽然果如此則孟子口中何

無一語提及燕齊之事則不必鑿之矣玩開首特

書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及我明告子君子之事君

云云其爲慎子技癢無疑南陽閭百詩謂魯在秦

山之陽南陽必齊地插入魯境者亦有見然公羊

傳齊桓公使子高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則
爲齊邑無疑周公封止百里自當以孟子爲正明
堂位云七百里蓋以山川附庸通計之魯方百里
者五皆并吞所得以春秋考之滅鄆項郟鄆須句
根牟又取郟防取莒向鄆取邾取訾婁繹濶東田
及沂西田又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分邾田
濶水越與哀公泗東地又邾庶其以漆閭邱來黑
肱以濫莒牟夷以牟婁防茲小邾射以句繹來皆
足證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垂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鄉向同下同

之人也富桀益其暴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
戰是輔桀也 朱子曰約要結與國相與和好之國強戰必殃民由今之道無

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有危亡之禍不如志
仁之可恃也

附解宇宙祇有理欲兩途仁民者以安人爲心不求
自利而天下自從之虐民者以富強爲志不顧損
人而天下必亡之一念之公私而禍福昭然孟子

此章大聲疾呼當時君臣若罔聞也嗣是數千年來有國有家知志仁而不計富強者幾人哉是以聖賢之言至淺而難行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見史記善於治生欲以其術施

之治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狢。貉北狄。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朱子曰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

可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

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

而足也夫音扶。申言貉道之實黍亦五穀之一言惟此生耳幣有錢帛之分此則言幣帛饗飧

諸侯聘禮所致之饗飧謂肉食生今居中國去人倫

熟之物言有不得不儉取之勢也四書恆解孟子 告子下 蓄 光緒十年 似豫誠堂鐫

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人倫君子中國之所為中國皆有經費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無君子不但如器不足用也欲輕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付一堯舜之道斟酌時宜而取也多則桀寡則貉大小言其失中或有大小皆

也非

附解白圭善治生非漫無道理之人但欲施之國家

則不可何者一人一家之計劑其盈虛而操其贏

餘不悖於義如陶朱之流猶可言也為民上者至

同商賈權利何以為國什一之制先王斟酌中正

期於足以備凶荒足國用非徒自給而已白圭以

賈豎之才欲亂王制苟其行之後世無圭之才欲充國用不但如桑宏羊之平準王安石之青苗法已也故孟子極斥之而至以貉道相比當時貉道去人倫無君子一切禮樂教化皆無故上之所需者少圭之見識與許行並耕陳仲矯廉俱似是而非易以惑人也非孟子其誰能辨之也然六合至廣民俗不齊世教益興風尚益變有非可以一概量者如晉代中原爲劉淵等所據而稱僭檀者曰奇才異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往往殊方異俗多有奇才中國人民忘其廉恥又何得謂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卷

九緒十年
豫誠堂鑄

其皆去人倫無君子也孟子時之貉道則如此耳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二句成文言貉地瘠薄有不得不得不儉取之勢張甄陶未識其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圭爲築隄壅而注之

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過言之過也禹治水順水

道之

自然之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壅此注彼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下壅則逆行引堯時之洚水以見壅水之不仁過行之

也過

附解齊桓公申王命曰無曲防而白圭損人利己自

以爲能眞妄人矣故以泮水斥其不仁據史記圭
魏文侯時人去孟子年代頗遠故閻百詩以朱註
引林氏之說爲非而張甄陶又謂有兩白圭太史
公誤合爲一愚謂長年是古人常事應考諸書無
二白圭則此章所引卽貨殖傳所言其或先爲魏
將繼爲居奇如范少伯之類不必執年代以相疑
也况史傳所述人與年代往往多誤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公平正直之意執謂持以應事

附解朱子謂考之說文古無亮字故以爲與諒通然

夫子言貞而不諒匹夫匹婦之爲諒是諒非美名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癸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又言友諒則諒爲好字一字數義固所常有無足

怪焉獨是本文已明是亮字而因說文無有並疑

本文安知非說文之漏耶書曰亮天工寅亮天地

彌亮四世漢諸葛亮字孔明未嘗專作信字解也

此章亮字當以書意通之猶云貞明之意而誠信

在其中矣若不如此是一糊塗苟且人尙何以爲

應事之本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於行道

濟民非師弟之私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強任重知慮周知物理
多聞博通典故識明辨之也三者

非不可取但止於一人之能耳故皆非樂正子所尚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丑意

之外無以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惟好善足乎

爲政也足優於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善者天下之

政也得天下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

之心之以善善與善相召而天下之才皆集夫苟不好善則人皆曰訑

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訑自足而不嗜善之

窺其心訑訑子既已知之人述其拒善之詞也下乃孟子推其弊而決其非

附解孟子道不行於當時聞樂正子將爲政而喜喜

四書恆解孟子 告子下 堯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生民之得所也豈爲己衣鉢有託乎好善二字須

見樂正子全副精神蓋其克己甚力胸中義理已

是幾於純熟惟恐世之不治民之不安而不復知

有人我畛域推之以至乎其極舜之若決江河周

公之吐握皆是道也於此章見樂正子善信之實

善則天理已復信則誠篤矣美大聖神不過就此

而涵養純熟變化不窮耳後世聰明才智百倍前

人而每不克婉德於樂正子者由自心之善未實

故見人之善終成隔膜耳惟己胸中實有是善乃

能好善之至殷非此而尚可爲政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陳子蓋陳臻也因孟子難仕而問古以質迎之致敬

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本將行其道而忽違其言則志疎矣故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雖無信任之誠尚有

尊賢之雅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

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

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窮道

於遇受其周以免死君子之至不幸也而已矣者不苟取不多取也

附解君子修德於身非欲人世之知己也特以生民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矣 光緒十年 光緒十年 光緒十年

塗炭不忍其危而思以道濟之世主不察以為高

自位置及其不屑俯就則置之而已在君子亦何

所損而國危民困為深可惜也此章歷敘去就之

三極於饑餓不能出門戶自古安有賢人饑餓尚

可為國者乎乃或以苟祿為榮謂士品不過如是

抑又何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

奚舉於市說音悅。敘諸人所由興以起下文傅巖今平陸縣東即顛軀也膠鬲避紂隱於魚

鹽文王舉之以薦於殷士獄官管仲自請囚於士官桓公舉之孫叔敖式微遷於海莊王舉之百里奚貧

困爲人飯牛而秦穆公舉之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朱子曰空窮也乏絕也

拂戾也言所爲不遂也承上文而推言之大任名教之任心知覺之靈性義理之質動悚惕而操存忍堅定而純一能則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

才識之屬也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朱子曰恆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

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又即中人以證之過謂事後困心衡慮已窮蹙而後轉徵色發聲人警告而後悟蓋氣質之困人而義理之難通 人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法家士諫諍之賢士推之於國亦然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樂音洛。結明上文之意欲人以戒慎永其德也性盡身修爲生否爲死

附解身自當修德自當立何論舉與不舉亨與不亨 此爲俗流不安貧困易行敗德者劾婆心苦口也 人生幾何幸而爲人所得於天地父母者至大至 貴全而受者全而歸聖賢忠孝所以不朽於天壤 也世俗以夤養爲務榮利爲急舍其良貴逐於物 欲生爲徒生死亦愧死孔子言朝聞道可以夕死 者爲何生求有益於人死不負其所生此意難與 俗人細說以降大任歎動之先敘聖賢之由困而 亨言困阨不足爲憂心性頑冥可恥次以困心衡

慮勉其艱貞自矢證以國家之事結明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憂患安樂者境而生死者此心心生而
身死雖死不死心死而身生雖生非生所謂生死
者固以天理之存亡而言豈以形骸論哉自古聖
人教人修德立命以事天全其爲人之理而無愧
於生成其得志而安樂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爲君相以一己之樂爲天下之樂而生則爲不可
少之人其不得志而憂患如孔孟顏曾之爲布衣
以天下人之憂爲一己憂而亦爲人中不可朽之
人處憂患而戚戚者其處安樂必驕處安樂而欣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卒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欣者其處憂患必濫其質質於天地之間豈知天
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承天哉孟子爲淺人說法
使其能處困厄則必有戰兢惕厲反身修德之事
一旦而亨亦免於驕奢淫佚之習所謂委曲誘之
於善也而豈謂困者必亨亨者必困哉夫武周末
嘗處困孔孟何嘗竟亨特處困者多求亨者尤多
知天之困我者爲玉成亨我者有奢望則無論窮
達皆能以盡職盡道爲安樂而生不虛生死不徒
死孟子之言正有無窮屬望也勿但泥視本文入
修天爵以要人爵之說心性言動言忍義至精微

心與性是一是二動忍有實際若以心爲性則性屬氣質動忍之義不明蓋心爲氣質之靈而性乃天命之理心隨物而遷則理因欲而晦遭困厄而悚動其心不敢縱欲堅忍其性不敢失移故義理日生才智日發增益其所不能卽心性中天理之所散見非謂無義理之才能也惟盡其心而知其性者乃能析之詳見盡心章傳巖孔疏云傳氏之巖傍有傳氏之民是巖以傳名非因巖名是也而路史謂傳說姓狸氏不可從膠鬲趙註謂殷賢臣孟子與箕子並舉則非周臣謂交王舉而薦之於殷者較是也孫叔敖據左傳卽爲艾獵薦賈之子或疑本楚公族何至僻處海濱春秋宣公四年越椒殺薦賈或因避難至海濱耳當以孟子爲正他書不必信也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空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朱子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不潔而拒絕之時必有被斥責而自棄者故孟子婉詞以誘之非徒自白也

附解聖賢之心欲人同歸於善而非實有受教之心亦無由強之使就道也奈世俗衰薄上智之姿以道爲庸淺下愚之人以道爲畏途其有稍知自好

向道而趨者又不恆其德至於師長之前亦以服勞受命爲恥卽有明師不能挽勢利紛華之子弟而使之就範然聖賢之心仍不忍也故此章孟子之言如此而周濂溪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良有以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六終

四書恆解

孟子

告子下

空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

之言以此而思兼矣則謂道立則善人多良有以而與之致歸然聖賢之心仍不忍也故此章孟子之言如此而周濂溪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良有以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七

晚年定本

盡心

上凡四十六章

雙江劉沅輯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理心者氣

之靈受中之始有善無惡後天氣質拘而七情擾克已復禮盡乎先天本然之體則知心原是性性即天

而指明心性與天之貫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則後天之神明皆先天之性體而天不外是矣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或歿或壽氣數不齊也不以歿

壽為命而存養修身以事天則理純而氣亦固歿

壽之數不能拘此為自立其命貳謂惑於數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一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渾成雪亮而猶有謂孟子之文不簡密者何哉通

章皆指點之詞人皆知心為一身之主而不知心

有先天後天之分未生以前秉天地理氣之正而

後為人物則偏駁矣故人心之量原是粹然在先

天則渾然無名象如天地太極之渾含此時心即

是性迨既生以後則氣質之心足以梏其浩然之

氣而心之本體非舊矣故孟子言人知身為身主

不知自來盡其心之量而無所不通者皆由知其

性也性即天理而人得之以為心心蔽於欲則先

天渾然之性不全人遂日與天遠能知其性則天

之理體備無遺而洞然於人之所以爲人卽天之所以爲天則知天矣舍性言心而以爲天命之本然可乎惟性爲心之質而後天之心常足以擾其先天之性故聖人教人存其知覺之靈不使逐物而紛養其本然之性不使爲心所役久久則後天有覺之心皆純乎義理而爲先天渾然之性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全所以事天也舍存心養性而別求事天可乎夫天者理氣之宰也人生受氣於天秉理爲性天原以可大可久者付之於我而不能存養於是神爲欲昏氣爲欲耗見歿壽之不齊而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二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疑天之不可恃矣念吾身之不久而或懈其修存矣我之得於天而主宰乎吾身者尙能立乎惟一心存養確然有見卓然有主知吾身有與天地並壽者而歿壽不齊不足惑之兢兢焉惟恐吾性有未純心有未安一息尙存不敢怠其修身之學以此俟天命而自樂其性分則心通乎造物之始而識超乎天下之先不似他人囿於氣化虛生徒死所以立命也自古聖人盡性之功可以參贊由此其選獨奈何舍心性而不務自外於天也哉語意如此心性命三字道得十分了然而人無實功徒

以臆測分首節爲知次節爲行至末節疑爲另是一意煞是謬妄明者當必知之或曰先儒皆言心爲身主性卽心之理虞廷亦但言心子何云先天之心爲性後天之心不足爲性也曰虞廷言心而分人心道心是明明有二心也性本純一不雜安得有二人心之發氣質之累爲之而非天之本然也五官百骸必待血氣而存而血氣之靈多於天命之性故非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先天純一之性不敵情識之擾所以存養之功必造其極始爲事天立命而爲仁不熟亦不如蕘稗也况縱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性
象誠堂鐫

其有覺之心有不喪其粹然之性者乎儒者知人心之危防閑之靜存之而不得養浩然之學則血氣之靈如樹心蟾螿終無術以去之而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江漢秋陽之喻皆莫得其所以然故愚嘗反復而明辨之也究竟心性之實如何姑卽易見者以譬之天與人以理氣之全此渾然粹然之在吾身者如金在沙中心固未嘗無性而亦甚僅矣上智之聖心無私欲則猶是先天之本來然此曠世一逢矣其次則心皆溷於氣質而非性之本體故聖人教人復性之功而夫子則曰克己復禮

爲仁孟子則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若心卽性矣而又何復之有乎卽心卽性矣而又何存與養乎惟先天之心卽性而後天之心多欲故存其義理之心乃以養其本然之性而人心悉聽命於道心則純一矣道言存神養氣卽是存心養氣不曰心而曰神以心之靈妙言之也佛言元神識神元神卽道心性之本體故曰元識神卽人心知覺之靈故曰識而僧羽之徒言存神養氣者僅保其有覺之神呼吸之氣固宜儒者斥之然亦以有覺之心爲性猶是彼家說也至命之一字尤難辨識以此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生之修短爲命而不知天理之主宰爲命愚嘗有說論之而論語言命諸章亦詳茲不贅矣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二句緊承說下其義始全程張朱三子言心性天命惟張子較純然言由太虛有天之名亦非也天卽理也不虛而亦不實以形言之曰天以理言之曰道以主宰言之曰命至真無二曰誠賦於人曰性其靈變曰心分而觀之合而一之非盡心知性立命事天者不能表裏洞然姑卽二字形義言之性字從生從立心蓋人所得於天之正理以爲心者也心字從三點從斜鉤蓋人旣生

以後囿於質蔽於欲而不能豎立之心也昔人有
言三點如星布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起作聖也
由他蓋後天之心不同於先天如此故知覺運動
之心人所不能無而必復性之後然後心無非性
誠卽此章實踐而詣乎其極則一切議論是非無
難以一言決矣存養之功兼內外動靜須一一循
序漸進乃知孟子未言以非可言盡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申上章立命之意言命無所不在惟修身順受

乃爲承天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之下喻非理之下

途命者理之主宰知之則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道必念念循理不冒危險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謂修德俟命之事兼常變言正命全其天之正理而死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

附解孟子因命字不易曉又復言此講家多未瞭如
甚矣知命之難也其意言盡性立命乃爲事天而
命非易言也常人委於氣數凡事謂有定命是聖
學之功亦無如氣化何不知其大悖乎天矣夫天

以理宰制萬物卽一膚髮之微皆有其自然當然
之理以宰之莫非命也惟順理而行事事求無愧
於天地則天命在焉斯順受其正命而不違天者
也是故知命者知命卽天理無違理而可爲安命

之事如巖牆之下必不立焉蓋順理卽爲安命知
命必先守身豈肯以僥倖嘗試之私悖戒慎恐懼
之道然則人苟能順天之理盡人之道無論或窮
或達或常或變必能修身俟命其死皆正命也若
不能盡道而逆天悖理如桎梏而死者非大義所
關綱常名節所繫不當死而死則非正命也欲立
命者其知之章旨只是如此先儒命之一字不免
流入時俗窠臼其所謂氣數之命者蓋不足言而
所謂義理之命者亦未有以見其果符於孔孟也
今就本文語氣直解之若時解謂上章專言理此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六 光緒十年
章兼言氣眞隔壁語耳 川豫誠堂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 舍上聲○此亦申明上章之意求得舍失求

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道

之所以自範命天之所以範人言富貴利達非吾分之固有不可舍己而求也

附解上章言命字已盡奈世俗求名求利期其必得

甯舍心性之良以希淨雲之美故孟子復言此意

曰吾言順受之道如此而世人往往舍己而營非

分不知順理安命蓋謂可以僥倖必得耳不知心

性之理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特惠不求如果求之

道盡而心亦安理得而命斯立不忤於人不愧於天是求有益於得也爲其求之在我不假外索故也若富貴利達求之必準於道其得之也必其有爲天所眷者而後得之不惟不必求卽外理求之而亦莫能必也是求無益於得也爲其求者在外於我無權故也然則人但求其在我卽爲順命之學而天之與我者亦必厚矣幾見有立命之君子必饑寒飢餓於天壤者哉語意是教人立命承天天自佑之非但教人不必妄求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居易俟命也若謂立命事天反至凍餓是天不由理而行天亦不成其爲天矣天命又何以貴耶後世不知命者妄爲言安命者又委於數皆由誤解命字之故孟子故再三言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七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天地止一太極而萬物生成人得之以爲性故皆備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有生以後非復性之本然反諸身而盡性則皆備之理實有於己而樂無窮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上聲。承上言欲誠身必由彊恕彊恕勉力行恕道仁卽皆備之理含於生初者

附解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靈以其得天地理氣之全理氣之全者何太極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既生以後則氣拘物誘太極之本體不全此身虛
有形骸誠者實有此理於身也反身而誠此中有
許多功夫在孟子則就現成者言樂莫大焉卽聖
人樂天之事日用動靜無非天命矣三節乃言其
入手之功言誠身之事必勉強行恕事事求其當
理念念求其無私以此求仁甚爲捷便蓋該本末
始終而言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明也察精悉也天地人止此一
理如大路然故曰道行之而不明

其理久習而不究其精故曰在道中而不
知其所以爲道也中庸解能知味亦此意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八

光緒十年
列豫誠堂鐫

附解此行字習字勿深看道者天地萬物所從出而
人得其精同在天地中卽同在道中無人不可與
命之性卽無一人不可與天地通有一行卽有一行
之理有一人卽有一人之職其大者在五倫其小
者在事物人人不能外人倫日用卽人人不能外
天理而行之不明其理習焉不詳其義則終身在
道中實終身在道外外道猶可爲人乎習祇是行
之久耳不著者不明其理任心而行不察者略知
大意而已如臣當忠子當孝人人知之然境遇不
同常變異用各有所以盡忠盡孝之理須詳察始

免遺憾而不然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一也字
無限太息非君相持其綱師儒廣其教蚩蚩者安
知所以著所以察哉莊子曰鳥日在風中而不知
其爲風魚日在水中而不知其爲水人日在道中
而不知其爲道譬喻親切可與孟子相發明孔子
言鮮能知味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恥不善而進於善乃

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爲不善之心可以爲機變

作聖乃人之良也

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以機械變詐爲巧非禮之私智蓋指朝秦暮楚之流無所用恥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九

光緒十年

亡其恥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又言此以奪其所恃言無恥則更無所如

也人

附解此二章有爲而言世人以聖賢爲難學猶知有
聖賢也以聖賢爲不必學則將蔑仁義而非堯舜
至於喪心滅理苟務目前戰國時紛紛角逐皆是
如此孟子斷以無所用恥恥者天理良心不能昧
也至於無所用恥則天良漸滅已不得爲人而反
以機械變詐爲能不知其非人矣云不若人猶是
婉詞上章勉以改過故言能恥無恥卽爲有恥下
章乃斥言無恥之流習爲可恥之事竟以恥爲無

用方謂己之才智過人不知已不若人矣凡世俗之恥不若人者不過衣食嗜好榮利而已之天理置之弗問覲然人羣孟子蓋憫之而又深疾之矣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聲吏反
○言古以愧當時亦以明己難仕之意也古賢王莫不忘勢而古賢士亦然苟以古賢王自待則必以古賢士待人矣

附解此章對鍼當時立言側重賢士一邊言古賢王

好善忘勢豈賢士不然故樂道忘勢非王公致敬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盡禮則見且不可今之諸侯不以古賢王自待無

怪其不以賢士待人而奔走夤緣之徒見重於當

時究亦同歸於敗亡耳張甄陶牽連下章非是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遊

歷者士之常好遊則有干世之心故語以君子之正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

囂囂於世則囂囂者知不知一也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性分

尊物無以加樂心無所憾兼內外而言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承上而言窮達皆以德義變文言義道者窮不失

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推言窮達之效得已

不失望成己成人
各得其器器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

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又即古人

以證其言澤加於民則不失望非要譽修身見世則得己非徒自保末二句申言古人窮達無成心一以

善為本也

附解周家世官世祿之典久而生弊公族世臣豪強

侵并士每無田春秋已然至戰國而益甚四公子

之徒招致天下奇士以數千而諸侯亦以士相高

所至皆有祿養士亦藉以容身雖其中不無良楛

錯出而世運所趨單寒幸有棲託亦事之不必苛

論者也以孟子大賢傳食諸侯而不以為泰世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十一 光緒十年 聖豫誠堂鐫

所趨猶知重士君子不幸而生季世在彼為祿養

之常在我有抱道之實則受其公養自可無妨故

遊之一字孟子不以為宋句踐輩罪第遊歷固士

風之常而枉道徇人則必不可如孟子受齊滕宋

薛許多斟酌既非同苟取而談仁講義必不稍變

此時中之道也遊士則不然句踐好遊則恐其但

求人知而無操守可達不可窮故告之以尊德樂

義德義之本義德之用也以其存主處言曰德以

其施用處言曰義本天故尊成己故樂申之曰窮

不失義達不離道言必如此乃為能尊能樂只此

德義窮時以操守爲重故言義達時以經濟爲先
故言道實非有二也惟其窮不失義故雖困厄而
士無不自得惟其達不離道故一見用而民無不
悅服引古人以實之得志澤加於民所以民不失
望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士不失己也不得
志爲窮得志爲達所以不失己不失望者爲其善
在吾身窮達特身外之遇窮則獨善舍之則藏善
非有損達則兼善用之則行善非有加孟子道足
於身故不覺言之津津露出用行舍藏無人不
得底裏果能如此可以遊亦可以不遊又何必以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惺豫誠堂鐫

知不知爲欣戚而失其囂囂哉句踐或亦尙可與
言者故爲之諄諄若是第語意相承稍有未融卽
重複不清讀者玩之至遊字但指遊歷言非謂遊
說孟子口中何嘗及說之事說之一字孟子所恥
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奮發爲善也。世教旣衰人皆以聖人爲難能故孟子言此以激之。

智過百人者曰豪。過千人者曰傑。
附解人爲三才之主天地功用全賴人而成聖人者

全乎人之量者耳奈世教日衰凡民習於俗尙遂

以聖人爲不可能甘心自棄悠悠而生貿貿而死
天地父母之與我者蕩然無存是爲辜負天地不
得爲人辜負父母又何得爲子孟子憫之特以凡
民二字愧之以興字勗之不安凡民則必爲豪傑
豪傑凡民止在興與不興若必待文王而後興終
身何有成人之一日然興者必兼知仁勇三字而
後能知之眞行之力至死不變庶成其爲豪傑矣
學聖而外無所謂豪傑讀者宜知之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

矣當時勢利成風言此以激修士之志朱子曰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欲然不自滿足之意

四書恆解

孟子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孔子論仁從富貴貧賤不處不去入手又曰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如勢利之見未忘更何自言希
賢希聖附以韓魏之家自視欲然有二修身勵行
有自足於己而無待外求者上也淡泊性成不慕
榮利者次之此蓋指志趣高明不屑屑於勢利者
故曰過人遠後世聖人之學罕有人行只爲少此
一輩過人之人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爲當時虐民者言以至仁之心行至公之道
佚道生道民皆諒之矣程子曰以佚道謂本

欲佚之以生道
謂本欲生之

謂本欲生之

附解果能不使一民不殺一民仁者之大願也然豈能哉但使有仁民之心而又曲盡其養教之道則佚道生道自然皆全戰國時民勞甚矣而上又草菅視之孟子痛之特爲婉言導之不謂其不可勞不可殺而但欲其以佚道生道行之猶孔子聞康子殺無道就有道之言而卽婉告曰子爲政焉用殺聖賢之仁民若是也佚道生道如何四句中該括全部周官聖王許多心事孟子未言以無人請益耳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古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老反。驩虞與歡娛同喜一時之功利也皞皞歡樂而渾噩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承上而推原其故仁以化民而民不知其所爲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此又推其化民之本過化德之所及無不化存神德之所涵不可測上下同流如覆載之生成萬物而無迹也附解孟子不遇於時道不可展當時諸侯只知霸功

而迂闊仁義故此章慨然想王功之盛胸中具無

限懷抱與他處較量王霸者不同首節從王民氣

象說入霸者之民止一句便了次節承出所以皞

皞之故以其有如是之經濟實惠末節又推其所

以有如是經濟之故通章皆想像形容躊躇滿志
語若非孟子心中實有全副經綸亦無從言之津
津如此次節舊說卽皞皞之實雖亦可通但皞皞
二字已是形容得盡此節仍就民說利之句橫亘
難通且似好處全說在民身上去了而所以致皞
皞之實未經拈出下文又用虛寫立言不幾於蹈
空乎故須節節相承說下語意方完驩虞者人無
不喜功利霸者卽以此誘之不論義利是非上之
所好能趨承則優賞之所惡者阿意亦嘉之故喜
而從令如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皞皞者聖王所以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養教者不過日用飲食之事子臣弟友之道民服
習之久安爲固然忘帝力於何有故其象渾噩如
此所過者化兼身之所接與教之所施而言化謂
被其光者爲所變化而不覺如夫子在下則溫良
恭儉讓隨處人皆飲和在上則立道綏動民自潛
移默化所存者神則德極其神明令人不可測度
上下與天地同流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而
生成萬有直付以無心也未節語最易說得恍惚
令人無可捉摸轉使聖人分量不出談理家大概
如此其實道理至平常也譬如有人在此素本桀

驚見聖人和氣謙德便生謙和覺平素惡習渾化
無有此卽所過者化矣所存者神如一般政教他
人爲之而不感感矣而不深聖人做出便十分恰
好人皆安樂之鼓舞之不覺歸於陶淑其中若別
有一番神妙之用正如天地生養萬物皆生皆養
物惟自樂其生而其所以生養者則不可測也聖
人而在上位至德薰蒸莫可言喻如此卽尋常修
身齊家之人同此日用倫常父子兄弟兄弟弟
夫夫婦婦各得其宜旁觀視之莫知其所以能然
之故便覺所存者神耳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仁厚之言人亦感之仁聲

則實有是仁而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朱子曰善政法度禁

衆稱道之也

令所以制其外善教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善政足以齊民然不如善教化民於微感被者切

善政

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其法

愛愛其仁法度修而生利自博教化洽而民心尊親

附解此章爲有心爲治而不求其至者發仁言亦何
可少但被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仁聲則有仁民
之實而始播爲聲聞也善政仁民者所必需然必
本身率下禮陶樂淑阜民化民始爲全善若單有
善政而無其本則不過民畏得財而已善教者誠

正修齊以身作則而禮樂法度無不詳盡也自三
王而後唐宋漢祖之賢者皆善政耳孟子胸中有
無限經濟只閒閒別白令人自知而自勉之然踐
之者率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將言愛敬之真而先揭知能之良以起下文良謂性之本然也

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聲下同○承上而實之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惟此乃為天性之良而外是以言良知良能則謬矣

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承上而言此乃仁義之本可以達諸天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止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孟子因當時多外視仁義如告子之流以仁義
為後起不知仁義乃自然之天性非由矯揉而為
故言不學不慮而知能乃天性中自然之發見也
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豈待學慮而知能者然
愛親即仁敬長即義即此愛敬之良達之天下無
施而不可則知此理本乎天良非難知難能者是
為不知性者指出愛敬知能以明仁義之出於天
性非謂愛敬之外凡生而即知如飲食嗜慾等皆
天性之良也明王陽明首倡良知之說其意以為
心之自然好善惡惡者便是良知特蔽於欲則昧

其本然之良故教人靜坐省克果然去得私欲淨
盡心之本體明澈卽是良知天下事物亦遂可一
心而理其義未爲大非也但以昭昭靈靈之識神
爲先天之元性不知良知良能除卻仁義之事卽
爲私欲故愚於不失赤子之心以人生而靜之性
言不以後天人心道心雜居而言焉第性不外心
而後天心不盡性知愛知敬卽所謂道心然祇在
孩提稍長之時能保此心者上智也中人以下不
免逐物而移聖人以復性教人由養浩然之氣至
於不動心則心之本體旣全卽凡天理無不本致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六

光緒十年
廩豫誠堂鐫

中以致和固非謂良知良能者無天理亦不謂良
知良能者皆天理也自宋以來朱陸分門以陽明
爲陸派其實朱陸皆以心爲性者也特象山教人
先靜心而後學問朱子教人先窮理而後靜心門
人各執師說遂分黨類繼而竟如讎敵大可慨也
夫萬事本於一心而事必有理萬理統於一性性
不盡而能該天下之理者無有也孔門以爲仁爲
教所以復性以禮爲教所以精義內而顛沛不違
仁外而無可無不可爲其存諸中者旣熟故發於
外者皆宜孟子以仁義並言固撮孔子之要指而

言之也此章以愛敬言仁義而明其爲天性之良
非謂甘食悅色凡良知良能者皆天性雖食色之
中亦具有陰陽之義而其必以禮防之者卽義也
而仁在其中矣朱子學沿程子程子近宗周子周
子主靜之說亦祇謂存養本然之心而已故其言
敬靜言擴充雖欲力反於禪家了性之爲然其所
謂不動心者亦但養得此心虛明正定而已而孔
子上律下襲江漢秋陽孟子有諸己以至化神皆
不能深知其奧其優於禪家者禪家祇養其空空
之心並不研究物理而程朱則必事事敬謹物物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充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研究所以切實而不至蹈虛然大學言明善復初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皆以知爲先而所詒明德之
功僅孟子擴充之一義中庸言尊德性止以存心
爲主而忘卻孟子存心養性兼全乃可以事天立
命不知聖人云知我其天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在
在以天自信緣性卽天理性盡則天之爲天者卽
我之所以爲我非謂心之靈變不測便可了天下
事也性無爲心有覺寂然不動者性也亦心也感
而遂通者心也亦未嘗不是性惟聖人心皆是性
其餘性梏於心從愛敬之良擴而充之善則拳拳

服膺惡則細細剔除亦可謂美矣然止動察之功若清其源而使天理渾然文王之德之純如天之於穆不已則仁熟而義精愛敬皆自然而然豈待斤斤求合哉此非可望於常人孟子此章止是指點人知愛敬本性中所有欲其由此體察力行未與言深妙之理愚因良知與格物各相是非故詳言之大學之道知行並進學問思辨以致其知篤行以踐其實明明德時內外本末之功一齊俱到愚屢言之茲不贅矣陽明良知及紫陽格物雖各張一幟而以心爲性實同則以先天後天之義不明也先天後天之義在人爲性命分合之原在天則爲太極兩儀生化不窮之故其理闡於義文其原本於圖書後世言圖書者止謂爲祥瑞是故天地有自然之理聖人至精之訓皆不分明不知天地人一理也心也性也命也分之合之體諸身而自得之然後知孔孟之言皆人人所有之理卽凡聖人所以合一之理豈可以文字口舌爭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聖人不絕物以爲高而好善之

圖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誠隨處發見常人以異求聖人而不知其聞見所及以善爲歸故孟子狀之如此

附解朱子解若決江河之故至明而張甄陶又闢常解引徐光啟韓慕廬之文以爲定其說雖亦可取然非孟子立言意也蓋常人高視聖人謂必有表奇負異之處則往往求之居處形迹間至日用倫常隨處皆天理所發見則忽不加察故孟子言此以見聖人日用起居與人無殊獨其天理之渾涵者至深隨機之感應者甚速故非尋常所得而及世人於其不必異者而異之於其聞見之善而置之此學聖人者求深反淺流於怪異而令天下人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莫由學聖人也孟子言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堯舜與人同耳皆是此意而此則極力形容異與不異之狀其所以然者尤不可不深思耳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當時有知善惡之分而不能誠意者故孟子云然不爲不欲本心之良而已矣者誠善則可修身也

附解此章有爲而言非泛講心體心體至虛至靈然非素有明善之功則所爲虛靈者用之或不得其正而所不爲不欲者又何能皆當於理惟明善而誠身則善惡瞭如知所不爲不欲者皆吾心本然之天理然此非可望於常人也特人雖至愚必有

天良發見之一候如乍見孺子之不忍蹴爾與之
之不受苟能卽此天良擴而充之卽可以漸幾於
善當時有頗知義理而不知克己擴充者故曉之
如此若明知其非而又爲之欲之則輾轉陷溺並
此不爲不欲之良皆必消亡斯無及矣此孟子救
人婆心勿草草讀過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德性自然之明術知術才技知智巧疾疾猶災患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

獨猶惟也孤孽疾疾之尤者故曰獨也操心危內省而常不安

慮患深審慎而懼罪謹達謂周於事理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中豫誠堂鐫

附解此章勉臣子苦心盡道而言臣子之不盡道者
無論矣幸有忠孝之人遭逢不幸君父一時未能
挽回而不艱貞其操遂至中變故孟子言凡有德
慧術知皆生於疾疾世之人安常處順往往無以
磨厲其德獨孤臣孽子所遇非常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然則人不幸而爲孤孽正當凜雪
精神審慎事理天下無不可挽回之君父卽我身
無不可全之忠孝德慧術知由此而生豈容執德
不固自生怨悔哉語意全是激發忠臣孝子與降
大任章微別常解拋卻獨字之意令上下文神氣

皆晦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容悅恭順以博

君歡非臣道之正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不計身家

惟以安社稷為悅忠矣而所以安之之實或未必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天民即大人之隱於下者全天之理故曰天民道可以濟天下而不遽行

與石隱者異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有德而有位即天民之達

於上者正己而物正德全乎己本身立教而民自化也

附解此章雖論臣品實因當時賢者甚希孟子抱道

不仕當時以為迂闊而特言之以曉門人也君子

抱道在身不肯枉尺直尋而濟世安民之念未嘗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一息忘此非庸眾所能知也故為一一指明言有

一等事君人者以承順為恭敬此外不知有他有

安社稷之臣者雖才德或未全而念念以安社

稷為悅亦可謂蹇蹇匪躬不負臣職者然皆非臣

品之極也惟有天民者獨全乎天之正理天下常

在懷抱而不稍屈己徇人世或以其難仕為疑不

知彼非無心天下但守道甚嚴觀變甚深必達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人雖未嘗有位於朝

而既為天民即為臣品之至高又有大人者即天

民之達而在上者也其德全於己遭遇賢君上致

君於堯舜下致民於雍熙皆本正己者以正人而禮樂法度純備物自變化鼓舞同歸於善正己而物正者也如此之人安社稷臣尙不能及其萬一而欲以容悅者相待可乎天民大人只是一人以其未仕則曰民已仕則曰大人達可行於天下蓋實有父安天下之具非徒隱逸高尚之流先儒以伊尹大舜爲比而曰此等地位難以遙度遂致講家模糊莫辨夫子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千古聖人只此二句舜之相堯非度其達可行於天下豈肯苟就伊呂亦然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處割正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高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時不得不然舜恭己無爲祇是際會紹堯之後所遇有殊豈德分低昂誤由泥視集大成章不得孟子立言之意耳如孔孟便是天民苟其得志卽是大人何乃歧視哉或曰如是孟子何不一串說下而分爲二等曰大人無枉道以求正人者如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不以湯聘爲榮及三聘之後知湯果屬知己必能行吾之道乃慨然欲覺斯民卒能割正天下易世猶惠嗣王此而不謂之正己而物正乎惟天民之人儕於庸衆之中高尚其志人多輕之不知其天地民物在抱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如孟子者是其人也故孟子特
鄭重言之而下文又以既達之大人言之正己而
物正對鍼社稷臣以見品之至高非謂天民之外
另有一種大人也如另是一種試思大人未得志
時又是如何難道不是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事理深思自明豈愚妄爲異說哉或曰朱子以舜
之恭己無爲爲大人伊尹爲天民其說甚美子胡
以不然曰舜居深山見善聞善若決江河其相堯
而明目達聰猶是此志也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
取其相湯而不以寵利居成功亦猶其初也聖人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無兩副學問獨善兼善一以貫之正己而物正此
中有許多經濟施爲非特恭默思道物便能正也
觀舜與文王周公禮樂爛然卽此是正物作用恭
己純一是正己根本若謂天民非大人則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便說不去以顯晦之迹言故曰民曰
大人耳豈可不知其造詣之實而徒以臆說求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

下同。得性分之樂而勢分不足爲樂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無故

無憂患不協倫常者性分之原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誠身而無愧於天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

英才超乎一世之英才以道成人無忝覆載生成之量故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

下不與存焉三者誠能兼全其樂何如重言以歎美之

附解道不外於心性倫常而境遇不齊雖聖人不免

遺憾孟子慨然想三者之樂欲人修德宏道以性

分之樂為樂勿外求嗜好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周公孔子之聖尚不能得幸而得之其樂何如則

所以盡其道而全其樂者不可不自勉也不愧不

忤全吾性分之真而帝謂相通萬物同仁盛德大

業即在其中得天下英才不必盡九州之才而教

育之但朋來自遠有數人焉皆任道之才則道有

四書恆解孟子 盡心上 光緒十年 吳 判 豫誠堂鐫

傳人可以存聖法而扶世教不負天地父母生成

之恩如孔門有顏曾子思得孟子天網人紀往聖

遺留賴以昭宣即是末節重言之歎慕無已不特

自以為歎其望天下後世至深也王天下只言勢

分之極不必說到垂拱無為去果爾則三者之樂

皆在其中矣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廣土

眾民可以行道然不可必故欲之而未嘗必以為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承上言果得行道於時則可樂矣然功業者外見之華所

性自有在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

定故也

朱子曰分者所得於天全體無關窮達是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申言所性之實性一也著而為仁義禮智朱子曰

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施於四體見於動作威儀之間愚按性者理氣之粹全乎性而中和之至故形神色澤由微不至者充實光輝其狀如此蓋難以言語形容而姑以此言其概也

不言而喻自樂而自知之

附解此章為學道者揭言神化之詣當是對樂正子

一輩人言也蓋常人祇知勢利紛華並安民濟世

四字毫不關心則卑卑不足論矣其有學業粗就

志在安民可謂不儕世俗然廣土眾民得行吾道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乃不可必之遭逢若欲之而必以得為樂則失己

矣故曰所樂不存其有幸而遇合如伊尹太公之

流已展濟世之經綸不負平生之志然勳業爛如

不過盡其分所當然而成功寵利不居淡泊甯靜

自若所性之實初不因此而始貴故樂天下之安

全而性分之樂只如窮居之常此為所性不存性

者天理天之所以為天即人之所以為人君子全

之則人也而天矣孟子層遞說來鄭重言之最人

全其所性性無名象著而為仁義禮智信五性仍

是一性只言仁義禮智者即此以明性而性之全

體渾然粹然者可想而知故不必盡舉五性而信
字亦本貫乎四者之中不必更言非罍漏也仁義
禮智何以根於心心純乎天理則四者渾然在其
中矣心之所存者不可見於其生色及面背四體
見之入之精神全在於面涵養沖和光輝發越溫
如靄如玉質金相故睟然也睟目之清明目尤精
神之萃者蓋背則其形神精氣充溢於中而清明
剛大所以塞乎天地者蓋人身一小天地一元之
理氣六合彌綸而其靜而專翕動而直闢陰陽升
降天地和同有樞機焉日月皆行黃道而斗極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天

光緒十年
刑豫誠堂鐫

於中央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太極渾然之體靜
中有動動中有靜者太極自然之用人身全其所
性理氣亦然蓋充盛意施於四體無尺寸之膚非
至理所貫注即無毫髮非元氣所彌綸孔子所以
江漢秋陽上律下襲皆在其中後人窄得聖學之
全故於此等書不能深晰而異端又亂之是以養
氣不動心之實弗明而純與於穆一者惘然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養並去聲。朱子曰

前篇戰國民困於虐政老者尤多五畝之宅樹牆下

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

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申言養老之政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

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承

而民王善養老惟在使之飽煖非有甚難而諸侯

疲民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

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四書恆解孟子盡心上堯光緒十年

附解戰國攻戰爲事丁壯疲於奔命老者聽其凍餒

不知殘其父母而使之效命疆場誰無天良其忍

之也聖王以孝治天下安其室家而厚其生則老

者可無凍餒民心固矣戰國諸侯不仁不義卽此

一端其塗炭生民可想而知孟子惻然傷之特爲

此切近指點之詞人心愛敬之良始於事親聖王

仁民尤以養老爲重使之愛敬父母天良淳厚然

後禮樂易行雖非欲其移孝作忠以便易使而民

心愛敬之誠相爲固結尊君親上固其必然之效

自古已然養老之政用人修而兼用之禮經所載

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司徒保息以養庶老司門以
其財養死政者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文
王世子大合樂必遂養老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
燕禮云云王制釋奠於先師遂設三老五更羣老
之席位云云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云
云其制甚繁孔子言志老者安之爲先想孟子時
其制猶有存者故天下大老章及此章卽此以曉
諸侯而使之制田里教樹畜使養民事親以敦仁
民孰無良其父母安樂皆由君上豈不感恩戴德
况又民無凍餒尙何憂乎離畔此救時之良藥納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荆豫誠堂鐫
約之妙方也觀秦火之後漢興猶重三老五更則
周家養民善政之留遺至戰國未盡湮沒孟子固
非強時君以難能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忽農

功而厚其稅斂皆務攻戰之故而不知富民必先務本民貧則國敝也易治也井畔曰疇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人主務清心而謹食用因以爲制於民財始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

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
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推言仁民必本於養民而以

水火之足喻其極富

附解此章道理至庸經濟至大三代後能富民者蓋無一二非其心計之臣不多節儉之事不講由所以相時宜而定經制者不合於至善之則故也夫子言保庶不過富教教必先富富之一字煞是至難自商鞅廢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雖任大有爲之君不能使家給人足禮樂教化更何自而興夫古今事勢不同井田不可復興而因時立法以維民生要必有至中至善之道惟聖人之學窄傳在位者大都無盡性之德卽或有志斯民才智出衆而大學之道未全則無以酌天地之宜立久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大之法卽如孟子此章言開財源節財流義簡而盡矣然在戰國兵爭之時田疇不治稅斂不節故易之薄之而民卽可富若後世有時地無不闢田無不治而民仍多瘠貧其故又何耶善乎程子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先王之制有不可行於今日者矣而得聖人之義者因時立法富民仁民一本盡善盡美之規是豈空言可以從事董子有均田之議橫渠張子亦言經界不正王政必不可行蓋三代盛時無不田之夫而田皆有制不能多有又禮樂法度至詳且備

其取人以六德六行六藝人人皆爭奮於士君子
之途貴者乃富凡民不過足衣食而已不能逾制
以營衣食宮室雖多財無所用之後世因王莽限
民田而天下大亂遂謂均田之法不可行然莽乃
篡賊豈能行王政正如王安石變法而宋亂遂以
爲祖宗之弊政亦不可改則所謂因時制宜合乎
至中者又何以通孟子與當時言未嘗舉官禮隻
字而實無所不該若使其果得行之所因所革蓋
可想見所謂不悖古而亦不泥古者固必有聖人
之德乃能本身出治協於時中也後世言制法者
或拘守禮經牽於傳註信古者如王荆公蔑古者
如秦始皇皆爲謬戾遂使生民輾轉於利祿之途
富者長其驕淫貧者喪其廉恥而教化亦無由施
可慨也已故凡此等處當設身處地返之吾身而
確有作爲如中庸本諸身一節方爲實學毋徒作
矮人觀場優孟衣冠已也

孟子曰孔子

句

登東山而小魯

登泰山而小天下故

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

言孔子之道至

高希聖者幾無由入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喻在賢則高於賢在聖則高於聖海爲衆水之滙聖爲羣言之宗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

承上言聖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桐豫誠堂鐫

道雖大然學之有方譬諸觀水者必於瀾觀日月者於容光之照蓋卽流可以悟源由用可以識體欲人由下學而企也瀾大波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承上言下學之功必積累以至於成

而後可也水非盈科不行道非成章豈達成章積學久而有文章可見若夫子斐然之謂也

附解此章爲學聖者言從入之方而欲其無廢半途也歷來講家牽於舊說舍本文語氣而從傳註遂使康莊化爲荆棘矣孟子曰聖人非不可幾而學聖人者卒成就則以識昧於趨向而功荒於半途也卽如孔子其道之至高至大無處不異於人譬若登東山則小魯登太山則小天下隨其身之所處而皆莫能與京人之視之如觀於海難以爲水故遊於聖人之門者亦難以爲言也然聖人雖不易及而亦何不可及聖人之道固高而其與人以幾及者正非無途也彼江河行地浩浩者莫測其源而觀之實有術焉觀於涌流之瀾則知其動宕不息之機卽水之性所以滙源而注委也日月經天昭回者孰窮其妙而光明實可驗焉觀於其容光之必照則知纖悉不遺之用卽明之端所以覆照而無外也聖人之盛德積中者不易窺而動作威儀言行勳業昭然在耳目間者皆有成法之可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循義理之可守學之者第於是求之而聖人固可
識矣所慮者行之不恆積之不厚欲以一蹴而幾
鹵莽而就則聖人終遠耳彼流水之爲物也不盈
科則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豈達哉古之
學者積小以高大多識以蓄德必眞積之久馴至
乎篤實輝光日新富有是以能由賢希聖由聖希
天也求道者何不勉之通章俱是比體說者因而
茫然或泥視登山二句又解瀾爲湍急之水以第
二節爲言有本之意遂使次第不明豈知孟子文
章之妙取喻錯雜若不相屬而實相承乎成章未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遽說到德盛化神蓋由下學之功積累而盛孔子
所謂斐然也才德可觀則涵養擴充可期上達非
如後世詞章之說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
不遑暇息

意孳孳志
篤且勤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凶人爲
不善亦

惟日不
足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舜蹠
相去

甚遠而判於利善之間審其
幾而爲之乃可保其本心也

附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義備矣

孟子此章特地指出利善之間明舜蹠所由分欲

人謹於幾微力剖其界嚴持其隙首二節以雞鳴

而起孳孳爲七字喻其誠切爲善之勇者其嗜善也必眞爲利之勤者其喻利也亦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積之熟且仁而舜之若決江河卽是道也世俗以善爲迂以利爲榮則雞鳴而起者甘爲蹠而不辭夫養生亦人人所重豈必貧賤始爲聖賢第以其道得不以其道必審慎之立志在人主持風化之權者尤當正己而善化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

去聲。楊子名朱以全其一身爲貴取人亦然

墨子

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以愛人爲德遂無所不變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蓋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摩頂摩突其頂放至也後世僧流捨身濟度之說似之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於爲我兼愛之間而執其中似近是矣然中本無定而固執之

與偏於一者同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申明執一之害道者中而已非權無以行中不知權則仍歸於偏而百爲皆謬

附解孟子因當時三等學術辨別之以歸於大中之

道其詞約而其義精矣楊氏爲我彼惟見天下之

事皆於我無與不宜役其身以應之是誤解聖人

爲己之義而偏於自全者也不知出位之思非分

之榮則當身外置之若夫人倫日用忠孝節義所

在有時亦當忘身以徇墨子兼愛彼惟見天下之

人皆與我同氣不妨捐其生以濟之是誤解聖人中國一人之義而偏於徇人者也不知欲立欲達己溺己饑固宜忠恕行之然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必當審慎以適其宜子莫知二者之偏矣而因處於爲我兼愛之間執中者執此二者之中非中庸之中也惟其執此居中之見凡事亦不十分爲我亦不十分兼愛故猶執一不知聖人權以適中之道有時獨善其身似爲我而非爲我舍之則藏也有時兼善天下似兼愛而非兼愛用之則行也若執二者之中以爲是有當類爲我之時而參一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五

光緒十年
項豫誠堂鐫

兼愛之見必失己矣有當類兼愛之時而猶參爲我之說必曠官矣故曰惡其賊道舉一廢百第知執二者之中而不知中無定體執一則百事皆非唐虞執中乃以一心權萬理之中仁熟而義精卽夫子所謂一貫也子莫執中祇是執於楊墨二者之中如執物然二子各執一頭子莫一定執定中間均不問輕重長短適宜否也舊解多不分明爲我兼愛後世僧道之徒各有之而佛老不然以其流而咎其源不可也老子之告夫子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蘽而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此非用舍行藏之義乎而豈爲我者乎又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雄雌喻陰陽也先天得乾性以爲心雄也後天陷於坎宮爲陰雌也知陰中之陽本先天之性而退藏於密定靜不遷爲知雄守雌白者金黑者水乾金入於坎宮故習坎而心始亨知乾爲天命之性而於坎宮求之知白守黑也程伊川不解先天後天之理而以老子爲姦詐孔子稱爲猶龍而程子稱爲姦詐豈非大謬至佛言虛無寂滅謂存養之時一私不雜耳慈悲方便仁恕之義耳道德經佛書人多誤解而臆說異端又妄附益之儒者概以爲誣我朝聖治光明並生並育二氏之賢者不乏幸得周知天下民風俗尙及彼此異同故屢辨其是非使人知天無二道人無二性其是者不以爲非然後非者不以爲是爲世道計豈直爲佛老辨冤哉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有害資

飲食以生飢渴則易變其操故

不特口人能無以飢

腹失其正味而心亦因之失其

正理矣雖飢渴而必全

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

憂矣雖飢渴而必全

學不能

附解此章爲貧賤者言着眼在飢渴二字世不乏知道之士因貧窘無聊飢渴難耐百鍊鋼遂化爲繞指柔故孟子曉之飢渴之甚甘苦有不暇擇是失口腹之正矣然豈惟口腹爲飢渴所害卽人心亦因飢渴而失其良苟能以義理之心貞於窮迫之際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何憂不及人哉語意甚明講家因朱子或問有兩說遂爾拘疑王宰皆所引殊迂窒矣抑人生衣食之計在後世尤難不田者衆祿養恆由科名糊名易書取士之制公矣而衡文者無巨眼則宿儒未必皆遇其他謀生之術操奇贏工心巧更難保事事不昧天良士人欲以聖賢自勵非卓立後不能是以飢渴爲心害者比比也然天理福善禍淫萬古無二王制所在天心賞罰隨之果能執一藝以成名念念勿欺事事循理固未有圭璧其身餓殍而沒者是在有志之自立而已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剛正守理曰介柳下惠以和著特表

其介以和託於和者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

棄井也辟譬同仞軻同。有爲立德立功不悖於天理之事呂氏希哲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

四書恆解

子孟子 盡心上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不如孔子皆半途而廢也可類推矣

附解此與孔子苗而不秀譬如為山章孟子苟為不

熟章同意皆戒為善者勿半途而廢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即天理

性之自然由天理而行身之身履而全其性其為聖一也假之則第假其似以欺世久假而不

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歎五霸居之不疑而自還也有失其性以戒重霸功者朱子曰歸實有也

實有也

附解道者一性而已堯舜自然全性湯武復性五霸

本無性而假之以為名非無性也一言一行日用

間未嘗不有天良發動處第大本大原所在多任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堯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意施為而凡美言善行多為求知利己而然久久

緣飾日多至誠益少遂以其矯飾欺人之具為日

用之常所謂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大抵世

間此等甚多其弊由於誠正之功不講剽竊義理

自便其私以為可以獲功利欺世人而實良心愈

喪矣孟子傷之故即五霸以言非專論王霸之分

也假者誠之反不誠則假不假則誠假而自知猶

有愧悔之望不自知其非則安於假而昧天性矣

故末二句深慨歎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朱子曰狎習見也不順太

篇言尹所為非常而民皆悅之如是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

可放與與不聲○疑賢臣皆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以愛君為心而使太甲

以感動太甲而尹又先王之重臣立身正人上下共

知故能權而適中無尹之忠誠愛敬安得藉口哉

附解太甲居仲壬之喪值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

伊尹以其不義營桐宮使密邇先王為之賢士以

誘導之故曰其訓非第使自思己過冀成湯有靈

暗中啟佑之也太甲非大不肖不過年少放縱居

憂於桐既無女子小人又有賢士大夫朝夕漸摩

故遂處仁遷義謂之放者以其不得在國主政而

言其實尹未嘗廢之特諒闇之禮總己以聽之時

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使念烈祖而生悔悟置賢師

保以訓之其多方啟告潛移默化固非一端可盡

也太甲習聞賢者之教感尹忠敬之忱故遂翻然

改行書言簡要後人未深思其情事故生異說其

再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者三年喪畢尹奉

冕服迎之非居桐之時禡其冕服而後乃歸之也

先儒以居桐為諒闇三年甚是而闇百詩謂太甲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罕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豈非大謬後世僭亂之徒藉口放廢必言伊尹公孫丑之問自不可少孟子以一志字該括伊尹一生當時未經秦火伊尹之事蓋昭昭在人耳目故不詳言後世典籍多湮僅存尙書數篇而好事者又以爲僞雖經孟子發明不免猶滋疑議可歎也尹受湯特達之恩又受顧命之重適值總己以聽之時而其平日德望之隆忠謹之志度可以見諒於太甲故能成格君之功諸葛孔明受三顧之勤託孤之重始終謹慎雖後主昏愚亦尊倚不替誠

足與伊尹先後比美若霍光廢昌邑王是本無伊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聖

光緒十年
頤豫誠堂鐫

尹知人之明亦無尹格心之功特其實以宗社爲重無私己計利之心是亦無愧於伊尹者惜因夫綱不正曲護其妻之惡遂膺大罪而其子等則非實有反謀漢書所載事蹟讀者未經詳考愚作史存已詳辨之宣帝忘刻誅戮無遺夫太甲之明又豈宣帝所及哉太甲不惠阿衡孟子釋之曰顛覆湯之典型非謂君必順乎臣也太甲天性甚優特少年心性一時未能承湯之法及尹格心諭教誠至義周遂翻然遷善如此之速則太甲自是美材尹非不明可知故放字祇是安置之意非後世流

徒之說每有古人字義輕重後人用之相反者如
四凶之罪止於投竄而殛誅等字亦甚重放字在
他處自重惟此處當輕看所謂不以文害詞也孟
子祇就相傳口頭語道放之於桐三年而下文云
處仁遷義三句則義固已周安得草率讀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

人心爲憂欲存天紀而葆民彝用之從之則功效卽
著不用不從亦抱負自深戰國以養士相高而丑獨
疑孟子素餐未知君子

係人心風俗之重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伐檀之詩因魏政衰殘賢者自食其力不爲苟

祿故詩人美之孟子處縱橫之世蒿目時艱以仁

義爲己任所至諸侯賓禮乃當時列國養士常規

孟子自揣道在於己公養之仕受此不爲非禮且

當異學爭鳴遊士縱橫之日但能力持大道砥柱

中流所至爲人尊仰亦有裨於名教不耕而食良

亦非過非果腹無資藉口於諸侯之祿養也此章
語義似迂而實有至理讀者宜知當時之弊則知
孟子之苦心勿疑其迂闊且類於矜夸也當時客
館待士人皆習以爲常而公孫丑獨以素餐爲疑

其平日志行可想卽孟子之教亦可知此等處足

見聖賢家風勿草草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王子因孟子傳食不仕輕而問其事也

孟子

曰尙志

志者事之本尙重且大之意

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

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大人有德而有位者也以仁義爲志所以全大人之事而非凡人之事可同况謂爲無事耶殺無罪取非

有蓋因王子所易有者以明之

附解天下安有無事之人抑有幾人能事其所事之

人聖賢之事與人同而聖賢處事之心理不同故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無事非天理實無事外人情世俗以小人之心行

君子之事事若關切要而實無一事爲要也孟

子以仁義爲士之志卽以仁義爲大人之事苟非

實踐於其中有不河漢其言者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

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上聲食首嗣○廉美德也至廢人倫而務矯廉則似是

而非故特辨之推其矯廉之意卽國亦可讓但不衷諸人倫之正而第以讓爲高則讓大亦爲小節不得

以其小節而信其無傷大義也

附解讓本美德第辭受取與有中道焉非精義者不

能况人倫爲大義所在廢大倫而務矯廉以求名則亂德戰國時有志之士知廉讓自持者多而人倫大節不免遺憾故卽仲子以曉當時勿矜小節而廢大倫非謂廉之不足重亦非故暴人短也匡章問章祇辨其廉之必窮與此章義別勿混看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時蓋有以勢敬法者故應設爲此問以考聖賢之用心非誠有是事也孟子曰

執之而已矣法也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

之夫有所受之也與平聲夫音扶惡平聲。以子愛舜不能禁蓋君相特父之心則宜禁以臣守法之心則

奉天道以治民者也然則舜如之何情與法相妨不可兩全舜幾無

四書恆解 孟子子 盡心上 罟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以爲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 躡音徒訖與欣同樂音洛。表舜輕天下而愛

父母之誠以爲天下後世法附解此章立論至奇實乃至常之理也人視天下許

多窒礙難行之事祇爲計較利害得失不顧天理

安否是以人倫之正天命之常悉顛倒而不得其

理矣桃應特設此問而孟子惟以爲臣爲子常理

答之及應究及於事勢之窮乃揭出舜輕視天下

至孝無他之心則可知聖人之道惟盡其至申至

正以無忝於性分而一切趨避智術之爲皆無當

於天理矣或曰此章固屬設言凡一切議貴議親
疑難諸說前賢固已詳論矣第如此兩難之事世
未嘗無設果有此事舜果如此行而皋陶終執法
究極於海濱之地不使舜得訖然將奈何曰聖賢
之事惟其天理人倫之至當無愧此心而已常人
惟視天子爲至尊則其父犯法必不可刑而凡貴
勢者皆可無辜殺人矣况天子乎而天下尚得聊
生也乎且常人惟視天下爲至重則雖父母危亡
不捨富貴而甯捐父母不肯失此顯榮矣况非關
父母者乎而天下有不爭趨勢利者乎不知天子

四書恆解

子孟子

盡心上

聖

光緒十年
如豫誠堂鐫

者天所設以治世代天之位承天之法兢兢焉以
祇奉昊天爲務非以爲一己之榮也使天子而自
恣是先獲罪於天天棄之人且叛之而安能尙理
天下聖人之爲天子也其臨保帝謂顧畏民畀斤
斤焉惟恐一念不純一民失所有愧蒼蒼之父母
則其視天下至重若勢位之尊自奉之際固漠然
無所動於其中也是其視天下又至輕其爲人臣
也亦以事天如事親者望其君而一毫不敢違乎
道明乎此則皋陶之執舜所以不能禁陶之執皆
秉天理以行可知矣若夫竊逃之後陶又窮之於

所往此在事爲無稽而於理亦可究言之也夫聖人之事其親也必諭之於道故善則順從過則幾諫必致其親於聖賢而後卽安故成親之美爲大孝而底豫所以爲舜之感神也如其親或終不見諒而一旦罹於凶禍孝子亦惟委曲保全萬無奈何惟親存與存親亡與亡而已舜能棄天下以全親曷難捐性命以從親哉雖然此就舜所當爲言之也皋陶必執法亦祇在己當然至於天下如何全舜如何全法果有其事至乎其境斟酌咸宜臨時自有至當之理豈空言所可盡哉惟各盡其道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哭

光緒十年
以豫誠堂鐫

咸適於中不可互相責望亦不可預存趨舍非精義入神固未易言之也明善誠身之學積久而能精義此等事又何患難處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居處養

奉養卽二者以該凡服習之事大哉居乎之居則兼居養而言謂交兒師友所習染也見王子而有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

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稍間又言故記孟子

曰宮室等事亦同而習染移共氣體况德充道腴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

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

居相似也呼去聲○又引此事以明居之不

附解此章重一居字蓋孟子欲人慎所習也孔子言

性相近習相遠居字即習字意借王子引起以明

人生日用飲食所習不同即氣體頓異况居廣居

者乎既言居移氣養移體又言王子宮室車馬衣

服多與人同離卻宮室等項居又何屬蓋言目見

耳聞習染漸摩之事王子居富貴之地所習不同

故猶是起居飲食而氣體迥異况居廣居者心與

天通道與天合其存諸內者江漢秋陽濯暴之其

發於外者容貌詞氣赫喧之何止如豢養形骸者

四書恆解孟子 盡心上 聖 光緒十年 杜豫誠堂鑄

徒有富厚之澤而已孟子祇閒閒感歎所以然之

故並未說明而後人不踐居廣居之學則且以無

德而富貴者為居養之則矣噫魯君之呼如後世

儀導傳呼守者以其君在國而忽有是聲故訝之

孟子引以證國君貴胄其見聞所習相似則居廣

居者其氣體亦相似特俗人眼光如豆即日與居

廣居者相處而不知故孟子此章祇是就王子咏

歎弦外餘音感慨為不少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音

嗣畜許六反○朱子曰交接畜養也獸犬馬之屬當

時以養士相高而誠或不足故言愛弗如敬以起下

文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奉也承上言必先恭敬

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拘留也又言恭敬不徒文貌必有其實君子必不虛拘尙

何以致君子也

附解此章有激之談蓋為當時士品不立徒以口腹

身家之故為人參養而時君亦遂侈然自負不知

真正賢士以蒼生為憂不以溫飽為志以抱道為

樂不以爵祿為榮如當時諸侯之所以待士君子

必不為所籠絡亦斷不能留君子蓋當時君與士

交失之矣明良奚以相值斯世何以又安孟子胥

中煞有無限感慨非徒誚詈當世也講家以君子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哭 光緒十年 刻 豫誠堂鐫

貼孟子則易流為慢罵語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該

貌氣質而言天性寓於形色之中而宰乎形色之始

聖人盡性則理實而氣充形色無非天則故踐形必先盡性也

附解此章示人學聖之功切實下手處是從形色易

見者指其為天性所在形形質色即形之發見者

欲踐此形而無一理之不精必盡其性而無毫髮

之不純如耳目形也非禮勿視聽極於至聰至明

乃為踐此耳目之形溫威恭色也必至於溫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乃為踐此色然非盡其性而美

大聖神天命之在我者極乎純一安能使形色之外見者極其高明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也異端之學不知形色卽天性所在冥求天性而忽於形色詞華之學不知形色由天性而有恣其形色而忘乎天性蓋兩失之性者形之主形者性之充盡性踐形內外始終功效一齊俱到非有二理若不深造自得惡能知之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已止也當時喪禮衰廢王蓋苦其久而欲短之丑故私問以爲期或愈於不踐禮者也孟子曰是

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冕

光緒十年
川豫誠堂鐫

而已矣

紼之忍反○禮本於天性動之以天良則知禮非所以苦人如其私意以爲通達則非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

爲去聲○王子庶子也其母死王以尊厭之禁其不得終喪其傅爲請數

月丑言若是亦短喪之類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王子母禮應終喪而王以

尊禁之不得行故雖加數月猶愈於已若莫之禁而短之則非也

附解齊王欲短喪蓋子貢欲去餼羊之意當時三年

之喪虛有其名人宰行之王以爲短之簡而易行

故公孫丑私問之亦以爲猶愈於已也孟子言三

年之喪本乎天性乃人心之良不如是不安而非

故爲若人未可因末俗之頹而廢中正之則據前
人之說援禮經庶子於所生之母服大功謂天子
諸侯爲宗廟社稷主故公子父在厭於所尊爲其
母練麻旣葬除之父沒而餘尊猶在惟服大功此
王子母死乃旣葬而猶欲終大功之喪以盡哀情
然其實非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天理孔子曰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以事父
之故不便常以衰服服勤也而服制雖殺所以盡
三年之哀者不殺王子之母蓋庶子母也然其母
死自當盡禮致哀當時喪禮衰廢王以爲己在子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卒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不得顧其私親禁之使勿終喪故其傳爲請若如
儀禮本當旣葬而除其傳乃爲請數月之喪豈非
本外乎禮耶孟子何以云欲終之而不可得姑卽
服大功之說言之夫禮有嫡庶所以正名分而別
尊卑杜嬖寵亂國家之漸也然禮殺於夫與嫡而
不殺於其子何者母之卑因夫與嫡而卑子無卑
其母之禮尊嫡母正也尊其母亦正也事父及嫡
母愛敬必周事生母亦必然非私也天理至情民
彝之恆耳父與嫡母俱在己母死罔極之悲甯有
已時其節哀而除服者恐衰麻傷父母之心不但

以其爲凶服也服雖殺而三年之禮必終乃爲人
子之道豈有僅服大功又不得終其服者乎儀禮
爲後人所作小戴亦多不合愚已爲恆解辨論之

茲不贅今制庶子爲其母服三年當乎天理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君子成就人心之心無窮因有五者之教

如時雨化之者學已積而迎機導之如物逢春而時雨滋之有成德者有

達財者財材同○德德性財才能因其德之所近而成就之隨其材之所能而宣達之各有所成

也有答問者隨所疑而釋之非聲入心通不能有私淑艾者艾音又○艾治

也私學君子之善以自治與及門無殊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欲學其裁成者體

之苦心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五

光緒十年豫誠堂鑄

附解五者惟時雨化之是德已大成迎機而示若曾

子之一貫是也其下四者皆不分高下成德達財

性各有所近剛克柔克教之使成一器才力聰明

各有所長達之使爲有用至於隨問隨答各如其

意以去雖顏曾亦然私淑艾則聞知者是也講家

多謬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丑蓋嘗志於道而苦其難

故欲孟子貶道以相就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者弓弩持滿也率法也繩墨彀率喻

修道之方承上幾及意而言拙者不能
幾及道之與人以可循者則惟此也
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其端發發其微
也中道而立申明引字之
意不從而欲貶道則非也
緒昭然可尋

附解率性之謂道性外無道道外無人道固人人所
具也何云高矣美矣如登天然乎且道不過日用
倫常何云引而不發中道而立能者始從之乎嘗
歎此等處不說明令人有禪機之憾是亦講學者
之過也蓋人自有生以後氣質心情之偏習染深
錮一旦學於君子令其治心養氣踐禮敦仁如桎
梏之忽加如奔馬之忽繫治心而心愈紛養氣而
氣愈浮至於禮法在身則每每不便於己之私不
儕於俗之好是以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無處
捉摸公孫丑蓋嘗從事焉而見其難故有此問非
望塵自阻也王宰皆乃謂其並不知道之高毋乃
謬乎其意求一切要之方以爲日孳孳之地亦不
可厚非特不知孟子平日之教已是中庸之道如
繩墨穀率學工學射者必當由此入手第以躁心
相嘗欲速求效則難有得耳故下文又言凡君子
教人皆明引其端而不遽發其蘊非不欲發也引
之之端循而造焉卽發之之妙當其下學之初卽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卷

光緒十年
也豫誠堂鐫

盡發其蘊彼亦不能知也是以君子中道而立未嘗阻人以難能有志之士第卽君子引我之事勉力從事則恪守繩墨毅率久久神明變化自生不可以始基用力之難廢規矩而他求捷獲語語誘丑自勉爲能者非謂不能貶道相從任汝爲之與否作棄絕語也講家解引與躍如類禪學機鋒使人無可從事既不發矣何以躍如蓋天命之理流行於事物而誠身之至卽通於神明止此日用倫常誠意正心篤踐深造至平至常之中卽有至神至奇之妙所以爲中庸引字發字躍如字時解蒙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上文射字說尤爲拘混次節譬教者必有成法末節申言正意以明繩墨毅率之中卽具有神明變化之用此外無入道之方若以射言引必當發發之中由於引之時引而不發豈非有意藏頭露尾哉此語誤解故近代談理學者多作禪和子棒喝習套孔孟之言無是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

朱子

曰徇以死隨物之名道卽身之理而分言之者世治身易顯而道或難世亂道難行而身何顯爲昧出處者言以起未聞以道徇乎人者也
爲道者亦非也枉

己無以正人孟子子蓋屢言之

附解此亦孟子自明不見諸侯之意以爲諷徇人者
亦可末句言以道徇人吾不知所謂道者何也新
安陳氏言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大謬孟子
此章口中三道字皆言大道妾婦之道道字猶事
也不得以朱子信筆借用之詞附會解之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
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

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
有二焉長上聲。求道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不能至誠受教故不答趙氏曰二謂挾賢挾貴也

附解道自在天壤人人所有人人所能不知而問禮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壽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特有所挾則問亦不誠君子豈輕道而妄答世
不少才智之人祇因一挾字自恃而不受益遂使
天下之大古今之遙賢聖落落相望可慨也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此言觀人之法義所必爲而不爲情所必厚而

弗厚志昏而行妄矣或矯之而銳進無恆亦歸於敗是以君子循理而盡倫健行而不息

附解理之所當爲分之所繫屬盡其道篤其誼終身

無已時也見理不明則聞義不勇天良旣少則倫

紀盡乖有志爲善矣而又無恆必毀行自賊以是

觀人人焉廋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爲兼愛者言而明君子施恩之有序也

親者人倫之本天性之良篤於親而推恩以恤民物生成各有其道經制各有其宜非可一概而施也朱子曰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附解天地生生之理賦於人爲性性之理本於天而

成於父母愛吾親則必推吾親之心以愛民物民

物者與吾同大父母而民又同此心理者也天良

之發於親爲眞愛親之眞者則無在不著其慈祥

故於民之同形同氣者則生養教化之不容已也

於物之異形同氣者則樽節愛養之不忍殘也詩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聖

光緒十年
刊豫誠堂鐫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

其時非孝仁民愛物者親之推而心理之自然而

不容已者若其人薄於生我則天性之眞早已淪

亡而方且泛愛民物是爲倒行逆施究其所以愛

民物者亦必非眞爲其本之先撥也夫子曰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者謂之悖禮故良心之發必以愛親爲先而非明

善誠身則所謂愛親者或反非愛而施之民物未

有不顛倒失宜者也孟子爲兼愛者言特舉君子

爲法明其輕重如此而復推其次第萬物皆天地

所生體天地生生之理意恐傷其生安得不愛而
肫肫鞠養則不必如是其誠且久也凡人之得天
理具五倫皆與我無二廣天地生成之恩安得不
仁而在在曲全則不能若此其周且至也惟親爲
生我之本昊天罔極卽孝養之極誠致其親於聖
人亦不足以盡其子職之萬一此民物與親厚薄
之大略也而孟子此章爲兼愛者言則意重親親
父母身命之本於此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親親
者至孝至誠之心惓惓懇懇一片綿纏悱惻所以
致其愛敬者無不盡仁也義也皆在其中矣而由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卷

光緒十年
項豫誠堂鐫

是見聞所及民則殷殷欲成全之物則惻然弗戕
賊之故聖人盡性卽能盡人物之性性卽天理天
理之誠無過於孝不親其親不得爲人又何問仁
民愛物孟子此章煞是說得周密而晚近猶窄人
知有明智者亦止知養心以靜治世以仁而其實
所以親親者未必能如虞舜則其所以仁民愛物
者亦不能如聖人而徒斤斤與佛家爭辨不知佛
言慈悲仁也廣大讓也方便佈施仁民也戒殺放
生愛物也而歸本於一切佛田不離方寸謂堂上
兩尊大佛父母卽是曷嘗外人倫哉僧流出家乃

外裔舊俗中華寺宇以鰥寡孤獨不得不然然嘗
考歷代高僧高道多父母皆故始出家養靜閒有
幼而出家者既壯無不設法養親蓋天無二道人
無二理若大倫有虧決不能成真得道其邪淫怪
妄之徒乃佛之罪人亦猶名教中之匪僻或出於
詩書中豈孔孟之咎乎張惕菴云佛言戒殺我偏
要殺生佛言慈悲我偏不慈悲乃爲眞儒乎可謂
快論此非書義正解而近世三教分門驚名利者
惡清淨恣嗜慾者斥慈悲聊附論之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言知仁本無不善而昧所先後

則反窮於用當務時勢所最急者賢仁之歸也堯舜以平成爲先務故庶績熙以親賢爲急務故仁恩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歎昌悅反。舉以明當務之意蓋禮有輕重事有緩急昧

之則失宜而知仁所以必審所先也三年之喪服至重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較輕察詳求其禮故飯以手取飯於器流歎飲而泛流其失禮大齒決齧斷乾肉其失禮小

附解此章爲有志於知仁而不知務者言以徧物徧

愛爲心亦志之美也第物必不能徧知人必不能

徧愛爲審其時勢之所最急而先務之如夏之需

涼冬之需煖不至後時不留遺憾則得其要領而
事自次第理矣堯舜急治水教稼明倫諸大務而
求人治之是以地平天成物不期徧而自徧知賢
爲仁人之望而親之如耳目之需聰明手足之需
運動惟恐相失惟恐不盡其才則政通人和而仁
自及宇內矣堯舜急於得舜禹稷契諸人而俾爲
宣化是以德洋恩溥愛不期徧而自徧後人或慕
知仁之名而輕重倒置去知仁愈遠孟子特爲反
復言之開端揭明知者仁者是卽現成榜樣示之
若非學已臻於知仁又安知所急而圖之哉是以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上

癸 光緒十年
石 豫誠堂鐫

君子務窮理而盡性理明性定則隨其事之所值
而因應咸宜知與仁亦不得而強分矣此義若常
而實至精次節就易見者明之而凡天下國家及
一動一靜之微胥有所宜急矣總古與絲通以如
絲之麻布爲衰裳而以澡治苧垢之麻爲經帶小
功以細小精密之布爲衰裳以澡治之麻爲帶經
總小功亦有當察者然乃由三年之恩誼而漸推
必於三年喪能盡禮乃爲根本曲禮濡肉齒決乾
肉不齒決乾肉堅宜以手劈之乃不失容此亦禮
所在第較放飯流歆則爲失禮之小者凡事卽此

類以推得其至當辨析正未易易也

盡心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所愛及所

不愛也即惠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王以警當時

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

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王

附解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虜太

子申二十九年秦伐魏執公子卬戰國時諸侯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為梁惠王者不少故即惠王以警之匪特當時也

世人不明乎修身蓄德之義貪妄心萌其始斤斤

為子弟計不知行險之僥倖造物不能如其心而

非道之機謀禍患無不隨於後迨至不保所愛而

後歎初心之謬也其不為梁惠王者或反以迂腐

斥之奈之何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當時以善戰為雄孟

子舉春秋之法以正之無義孔子不義之也彼善於此較有可原其為不義則同說在下也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申明上文之意無上下君臣之義春秋所以必誅之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惟聖人之言百世不易其他載籍或有虛詞後

人因而藉口則禍烈矣孟子欲辨武成之言而先言此以引之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

取其發政施仁之事不失聖人之心者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

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當時蓋有藉口漂杵之言謂聖人亦

尚武者故孟子辨之言卽倒戈流杵亦史臣誇尚之詞不足爲信也杵漢書作鹵楯也

附解首二句懸空而言書字自不必定指書經蓋其

意雖爲下文作引然乃大概而言凡記載之文未

必盡出聖人之手則其言卽不可盡信卽如武成

一書記武王應天順人之事非不可信者也然善

讀者觀其文義第信其不失聖人仁心之本者若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卒

光緒十年 燭 豫誠堂鐫

流杵之言書雖謂紂徒倒戈自相攻殺然以仁人

無敵之理推之紂衆之歸向武王久矣使猶相攻

擊則不服者尙多非以至仁服至不仁之常在史

臣誇耀聖人欲見其取殘之易而不覺已有語疵

此書固非聖人所親訂抑或傳受之譌文孟子以

聖人之心理斷之而知其不足信乃近世人猶藉

口是言以爲仁人尙爾豈非信書之過大失聖人

之意哉程子明孟子之心極妙但謂設爲是言亦

非當就書本意述而辨之乃知孟子之言自有不

誤無容迴護至吳偉業秦松齡張甄陶以書爲兵

書則太支離矣或曰如子之說書非經孔子刪定者乎倒戈攻殺皆非仁人之師毋乃太迂滯乎且武王亦戒止齊勗夫子憂紂克子矣曰孔子之刪書也刪其太不近理如蒼兕誓師頭懸太白之類倒戈之事本爲實錄流杵之言雖略有語病亦不妨而未料及後人之藉口也八百諸侯推戴武王爲主兵將甚多武王恐其暴掠故約束之而有牧誓篇中雖止戒西土之人然勅己所領之人而衆人自從命知戒聖人之謙讓威嚴兼至如此也前人誤解尙桓桓似武王惟恐不克紂者大謬愚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空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另有書經註茲不贅紂衆離心早願歸周孟子直斷以至仁無敵之理決其爲誣蓋信其以聖人之德而不信載籍浮詞爲戰國而言然其論古之識爲已精矣若謂爲設言顯與書文相戾反覺孟子不顧文義之安而竟昧本旨卽聽者亦不服也故宜就書本文而言其不足信乃兩得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 爲時

君言強兵之罪說在下文朱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子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好去聲。仁人則天下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

西夷怨曰奚爲後我述湯之無敵如武王之伐殷也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言武王之專而極形其無善陳

善戰一車兩輪故一乘曰

王之事而極形其無善陳

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述武王之言而約舉其事言百姓無

畏我本欲安甯爾非與百姓為敵於是商人悅服稽首如角之崩武王無敵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無與敵

此又如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申言天下無敵之故

慕其仁而思其正己果能正己何用陳戰

附解戰國言陳戰之善者何啻千百人諸侯喜其攻

城略地取勝目前重之反以孟子仁義之言為迂

誕不知此輩殘民鋒刃以售其術民怨於下天怒

於上譬如醜酒止渴漏脯止饑非不暫飽死亦及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奎

光緒十年 豫誠堂編

之故孟子揭其大罪而證以湯武無敵之事結言

各欲正己則好仁者其為民心愛敬已匪朝夕若

己有一毫不正而民安能欲其正己哉無畏甯爾

數言或本古泰誓文或孟子別有所聞而述之至

今泰誓三篇必非古文閻百詩等謂書古文俱不

足信未免太過而此三篇則斷非原本愚另有書

註茲不贅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規矩該內外而

言由規矩而修之臻於熟則巧矣時人求巧於規矩之外而不知深造自得故

孟子云然蓋為躐等無恆

者言也梓匠輪輿備見周禮

附解人性本善因後天氣質之私汨沒天良是以聖人設爲學問之功由修己以及人莫不有當然之法猶規矩也循循於規矩內外皆有實功非但如禪子寂守空空不踐倫常亦不但講禮談經而無實德知行並進本末交修必由師授授者爲哲匠亦必學者之遵行梓匠輪輿喻明師也規矩喻禮法也規矩以有定平無定而神明變化出焉巧卽神明變化之喻也巧不離規矩而實不僅專恃規矩學者由下學而上達其事不過日用倫常其功不過靜存動察然循序而進恆篤而行則非師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可助孟子爲門人言使篤實深造非令人求巧於規矩之外亦非作教者技窮之語須善審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媠鳥果反。形容聖人之心以爲世法欲人盡性而忘其境也飯食也糗乾糧茹亦食也袵畫衣果女侍若固有之不以爲念也

附解衣食人所以生養亦安可輕但人之所以異禽

獸者惟此天理良心若無天良卽是禽獸卽富貴

何榮全此天理卽爲完人貧賤何損奈人止知衣

食爲重一切蔑理喪心之事無不爲而學道之士

亦不能安貧守道孟子故以舜之衣食奉養形容
聖人天理渾全視富貴貧賤如無有夫富貴貧賤
王者以此賞罰人天心亦卽於此寓激勸豈得謂
無關義理但富貴而爲蒼生造福貧賤而爲名教
干城乃不愧富貴無妨貧賤故夫子言不處不去
原非惡富貴而喜貧賤後世往往失之於偏則非
中正之論矣人生以執業爲重士農工商四民皆
爲正業擇其不悖理者爲之念念存仁事事合義
天未必不加眷顧而仰事俯畜飢寒可免矣免於
飢寒外此何求在在以忠孝存心仁義自樂處困
如無亦處亨如故舜耕稼陶漁非無執業也元德
升聞乃意外事其心何與焉然天止此理理至而
天應之安有餓莩之聖賢世儒止言理而諱言功
效令天下人以聖人爲不免窮餓視若畏途不知
易以吉凶教人孔子亦言餘慶餘殃吉凶生於善
惡有善無惡者天理罰惡賞善者天心必饑寒困
苦而後爲聖賢人孰甘心窮餓故說理不可太高
反阻人以疑畏孟子爲學道而以窮達繫念者言
非謂人必凍餒而後爲高亦非謂士人希聖先期
富貴孔子云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耕也餒學也祿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畜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而又疏食飲水浮雲富貴職業修而天理全可以無飢道亦何損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恕道不明人每縱欲凌人而不知出爾反爾之不爽此章爲下愚言之夫君子無所不敬以全其所生何待言及感應哉

附解此章自是有爲之言殺人二字不特不可有其事亦不可稍存是心奈仁義不明人往往爭便己之利其端起於一念而不加察識則馴至於日肆一日殺人之事爲之而不及覺孟子因當時適有殺人自殺者特爲喝破夫亦甚不得已耳君子修身寡過息息求其無忝所生豈待一毫毀辱加於吾親也哉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防暴客之擾民而譏之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利民之利而誅求之

附解孟子此章爲當時重稅病民者發而深歎藉古法以爲姦者也周官大司徒有關市之賦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而孟子言文王關市無征此章云將以禦暴人遂疑周官爲僞不知周官非僞人自僞解耳天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奎

光緒十年
州豫誠堂鐫

下惟利之所在人易爲奸奸商居奇病民不有以
禁之則利不能公而民生日用且有不給者矣况
先王之世民多務農農民衆於商賈商賈擁貨囤
貨農民必困故爲司關之政掌國貨之節以聯門
市謂關驗其貨給之節以達於市使速售且給民
用也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言治
其僞亂壟斷等弊而平其塵稅毋令病商也凡貨
有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貨不出於關則恐
其別爲淫巧蠹民之物且得私積居奇致礙流通
故嚴爲之禁凡所得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不令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奕

光緒十年
硯豫誠堂鐫

商賈稽滯也若國凶荒則並無關門之征是先王
既恐商賈專利病民又慮農民勒捐病商不得已
而立法以劑之鄭康成誤解聯門市及征塵等語
後儒襲之周官遂成僞書曰然則征塵與關門之
征者何指曰征塵猶今地租蓋商之來者居之若
並無征稅則本處之民皆可居之而奸商僞賈亦
得久居有征而不過求民既不貪其地商亦樂得
其便期於速售關門之征亦慮其逐末擁費效尤
將衆酌征之以調其平也文王治岐乃荒山招輯
之時故關市無征孟子此章及關譏而不征之言

乃因當時諸侯征稅無厭言各有當非可執此而
詬彼也要而言之聖人之法不得人隨時折衷安
有久而不弊之法但有時中之道者不易須在上
有以儲才耳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此爲違道而強人者言妻子至親邇而卑於我者非道無以相服况其下乎

附解道者天理良心人孰不有天良但己身不以道
自責則微論遠者不敬信卽妻子亦不悅服故君
子責臣子以忠孝而君父亦必先自修孟子蓋有
爲而言之慨世深而望人亦甚切矣世人忽之此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三綱所以不正五倫所以不明爲人上者其思之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

亂周全備而無虧缺也德乃天理故有德者克享天
亂心世雖邪而天自正不能亂己之德德有定而天
之心亦
庇之矣

附解世不乏修德之士而立志不堅隨境而移或遭
遇坎坷反以爲修德無益不知德乃天之理而心
之良果周於德自能隱顯隨時明哲保身卽舉世
皆濁無累於己如孔孟值兵爭之世無入不得秦
皇禁詩書罪偶語而鄒魯不廢弦歌正如周於利
者不憂凶年孟子言此欲人自修其德毋爲物邪

所亂邪世亦非必大昏亂無道凡好名好利世俗紛靡之事不合聖賢之道者皆是不能亂者我得其爲我而已豈故與世相違乎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苟誠也言非誠能讓國之人則小事已不能讓蓋欲觀人

者不爲所欺修己者尤當立其誠也

附解世亦安有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讓簞食豆羹

者祇爲有一種人沽名掠譽不問義理之是非第取豪俠之意氣當其慷慨激烈似千乘之國亦可

讓者然而嗜欲本未淡然往往纖微之事不覺露

四書恆解

子孟子

盡心下

交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出慳吝神色故孟子言此以警之若聖賢之學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學者不察乎理欲毫芒之分則必有務博施而反遺親親好推解而反爲黨惡者孟子言此立萬世之防須細細返己而求精義而思乃不至誤毋忽視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仁賢仁而賢者也賢者必以仁爲心故能輔君

德而庇民生空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法度行禮而得其經權至當曰義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非第爲財用而綱維經紀財之所以生聚不足朱子曰生

之無道取之無
度用之無節也

附解仁賢作一人說未有賢而不仁者也仁人以愛
民爲心輔君成德爲務若不信之則所用皆殘刻
寡恩之人國之元氣索矣故曰空虛禮天理之節
文行之得宜爲義相需而相成不可歧視政事不
外禮義第或虛言其理而無政事則不足以正己
正人政事豈專爲足財用而民安物阜財用自足
大學生財有道周官一部皆在其中孟子就反面
勘破以警當時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堯

光緒十年
陸豫誠堂鑄

有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長有國有天下皆當體天心
以仁民但當時三晉田齊皆倖竊國者不便斥
其不久第抑揚其詞以警其奢望
使務仁民庶息民生之困苦耳

附解仁祇是天理不仁則無天理尙何事可爲况得

國乎然自春秋以降權力相高有僥倖得國者至
孟子時已爲強秦所苦其國岌岌乎矣而方且殘
虐其民欲得天下服從故孟子以不仁喝破之言
得國或尙可僥倖得天下必不能使汲汲行仁庶
民生稍免干戈之苦乃仁民之苦心非謂國與天
下一可仁一不必仁也不仁何以可得國權臣竊
國之柄假君之爵賞以牢籠智士市恩於民若陳

氏厚施莽操之輩愚民不知其術竟以為有恩於己僥倖得國然久之未有不覺其奸者故不旋踵而消亡孟子深惡之故言僥倖得國一時人為所欺或有之矣恃此便欲得天下人即不察天怒必及未有之也若不得此章立言之義將以為不仁果可得國與天下固殊廣狹不殊心理也孟子之言毋乃不檢故讀書須識得立言之意秦項踵不仁之行終於敗亡孟子之言豈虛謬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時君自尊而虐民故言民為至貴即

社稷亦次之君則至輕矣社土神稷穀神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得乎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字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天之所愛者民也故民心所歸天心應之

天子諸侯不過以爵祿與人豈能強民心哉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虐民則社

稷危變置天子黜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成純好也社稷所以庇民民薦馨香而神不能禦患則變置或

易其地或毀其壇隨言社稷亦有時而廢置耳附解此為當時虐民者言明其輕重語似迂而實至

理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則設

君本以安民若不恤民安用君耶為養民而立之

社稷使無災患不能庇民安用社稷耶諸侯危社

稷則失職天子廢之而另立賢君社稷不庇民則

無靈在位罰之而易其主與地要無非爲民而然也古社稷有專名若勾農后稷之類今不然以虛位奉之至爲合禮蓋幽之有神猶世之有官官以賢能任神以道德任功德不無崇卑則神不無小大而要自上帝命之其升降不一亦猶乎世之命官也社稷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其氣已盡故別爲壇壝以示更新之意其實社稷無不靈視乎人德之盛衰德至民歸而神享之否則去之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是本無失德之君上然而旱乾水溢則恐其神之靈已微故更新之非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注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示罰也孟子特藉以明社稷之次於民非謂不自修而徒責望於神靈也不可誤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當時習尚

卑靡而一二有志之士猶能以清節自持孟子感而歸功夷惠欲人皆師之以維世俗也朱子曰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而薰炙之餘見前篇

附解孟子願學孔子而不學夷惠又嘗議其隘與不恭此章極贊其聖人多疑之不知孟子學企大成

願學孔子乃其自喻之微意隘與不恭防人誤學
之流弊其實夷惠之聖實不可訾故孔子孟子皆
嘗稱之而此章尤極贊歎戰國之時禮教不明脅
肩諂笑之徒病于夏畦安得一伯夷正之而仲連
段干之輩矯矯獨立是聞伯夷之風而興者也刻
薄殘忍相習成風而信陵之流大度容人是聞柳
下之風而興者也人生氣節不立度量不宏更從
何處入德使人知夷惠之美則卑汗狹隘之習可
以轉移故孟子流連於夷惠使人則效以挽頽風
而夷惠之爲聖人其非易及亦可知矣後世多誤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室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解拾餘唾而薄夷惠不知夷惠尙不能學况學孔
子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人之所以爲人
即天之所以爲

天理具於人身全此天理而措於萬事萬物則曰
道合者踐形盡性無非天理道猶路也言天人萬物
必由乎此也

附解道祇是一箇理之總名仁則指其天理發生之

意而言求道者不本於仁則將謂仁之外別有道

爲仁者又苦其難則天理已亡尙何能事事合道

故孟子特地指出言仁也者即人之所以爲人者

也人理卽是天理果能內外交修本末交養使天

理渾全則根心生色誠中形外無念非仁卽無事
非道合者形神精氣日用事爲悉如天之渾淪元
氣著則爲時行物生孔子上律下襲如天地之覆
載如四時日月卽此義也故盡道祇是全乎爲人
之理數虛字殷勤指點煞是說得斬截講章隔壁
猜聲愈說愈晦蓋由道之實多未盡其在己耳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釋孔子去國之
不同以爲世法

附解戰國時風氣日下遊士依棲人國往往遭逢不

遂苟且遲回雖時勢所趨亦貧士不得已之爲然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去就不審將並其所守而喪之故孟子言此以明
君子去國自有時中之道不可苟而已也與前伯

夷章不同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時有藉口

於陳蔡之厄以爲修德無益者故孟子解之無上
下之交上下皆無知道之人也厄陳蔡詳見論語

附解孔子厄於陳蔡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耶夫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

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大

宜無所不合何以不容哉蓋世俗之是非多與道

違而反厭棄修德砥行之士莊子所謂以不狂爲

狂也學者若無特見定守必因世俗之毀譽喪其平生所學故孟子借孔子爲俗人指點言君子所以不遇由上下皆無知道之人非其道猶有未至也觀人者不得以君子厄窮謂其不足師法修己者不可以俗之毀訕謂修道之無裨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貉姓稽名理分。析意言自不解於衆口。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憎惡也。憎茲多口。倒裝文。法言士本易爲衆口所憎。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

隕厥問文王也引詩斷章取義以明聖人憂己德之不修不以羣小之憎爲傷雖不能殄

人之慍未嘗因慍而遂隕其問蓋求其自信者而已朱子曰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悄悄憂貌慍怒

四書恆解孟子 盡心下 嵩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肆發語解隕墜也問聲聞也

附解貉稽蓋亦能用力於修己者故孟子解之理字

舊訓賴字不如作條理分析意爲直捷憎茲多口

趙伯循作增字解朱子從之疑傳寫之誤愚謂趙

氏亦一時鈍解耳非必文字之譌蓋言人而爲士

則必不苟且隨俗原易取憎於悠悠之口乃倒裝

語耳下文引詩以明孔子文王不但解慍之無傷

正教稽以反己日新之學憂心悄悄非憂人之慍

憂己之道或有未盡是因羣小之憎而益以自惕

羣小無傷於我而有益於我矣肆不殄厥慍亦不

隕厥問蓋實德無虧羣小人憎之而一二君子好之猶爲賞心也况數小人憎之而衆君子好之問何隕焉憂也不隕也有惟日孜孜反己自修之實功而非第以見憎爲無傷亦非必自求聲聞也孟子立言精密令憎者與受憎者俱無從藉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歎人不明其德而強人以相從亂是非之正也朱子曰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附解天下極聰明人往往爲極不明白人非聰明之無用也內而天性未堅理欲雜而意見昏外而倫常未飭好惡乖而恩義舛此孟子所謂昏昏者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臺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然彼方肆其私意逞其囂凌或恃父兄之尊或恃威權之勢使人從己此龍逢比干所以死於讒伯奇申生所以困於孝也又况推之家國天下安往而不昏昏哉賢者恐己之毫髮未明違人心而背天理愚者惟其言而莫予違昭昭者爲所屈抑昏昏者爲所信任何施而弗蹟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夏。朱子曰徑小路蹊人

行處介然倏然用由也路大路也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學費有恆一念之作輟而聖狂判焉用不用在介然爲間至當審幾自奮

附解道即天理體道者終吾身而不息以一刻畔道
即非人耳第人心易肆天理難純危微之介其間
不能容髮非存養深造至於不動心必不能念念
天理眾邪自息高子初用力於養心之學未久而
懈故孟子即山徑以喻之發其愧憤山徑僅有蹊
間原非大徑因其介然之用即可成路為間不用
遂致茅塞是以靜而涵養動而省察不可一息稍
離堯舜禹以聖人而傳心猶必致戒於危微誠以
有覺之心易牽引其虛明之性而不自以為已聖
也未俗安於茅塞方以聖人為不可學自賊其心
又安望其知人禽之分哉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光緒十年 亥 刊 豫誠堂鐫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朱子曰尚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追猶搥意蠡鬻木

其優於蟲樂器凡搥擊處皆殘剝如蠡而謂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文王也是也是言是不足以定優劣凡物久而必敝城門之軌

論樂

車馬多而自深禹之樂年久而器偶先敝不得以此

附解樂之美惡在乎聲容高子乃以器之缺裂謂禹

聲尚文王此俗人隔壁障語孟子即易見以曉之

禹文皆聖人則樂皆美特樂器之堅脆製者或異
人之考擊其多寡亦殊以追蠡偶然之形遂定優

劣真是愚極孟子祇言追蠡不足定樂凡物久而必做禹文之樂皆年久其追蠡偶然而有亦常事至樂如何未與言也追蠡趙氏以爲旋蟲而豐氏以旋蟲當周禮之旋蟲實未免於穿鑿歷來字書未有以追爲鐘紐者至蠡字有四義一音黎以蠡測海者是也一音騾海中大螺一音裸卽疥病左氏謂其不疾瘕蠡是一音禮木中之蟲此章義當從此言其槌擊處如蠡形也又洞天清錄云畫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蓋古銅器欵及追起者漫滅也蠡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蠡此說亦近是追本有堆義第與下文兩馬之力意不相貫注不如從焦竑筆乘之說爲妙雖追字古無通槌之處然詩曰追琢其章未嘗非攻治意也張氏椿又謂槌擊處周禮謂之隧造鐘時擊處已深窪有攢弊之形何得云用多所致不知此但言其缺裂處如蟲齧然非謂欲絕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棠齊邑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粟賑饑及將去齊而齊又饑國人冀孟子再爲請發粟陳臻以爲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

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孟子前請發粟王蓋不得已而從之今則道既不

行度王不用己言使其果志於民前事何遽忘之

搏虎之喻言昔日犯王之意幸而聽從今義不可再

請也朱子曰手執曰搏爲善士改行爲善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囁攫觸也笑之笑其

不知止張氏曰攘臂忿怒驕矜意

附解發粟賑民雖非先事綢繆亦救災之美政也豈

有因王不行其道謂區區博民之歡避嫌不爲而

坐視民之流離耶范文正公度其不可言一語已

爲簡盡而述朱求深反淺王罕皆取之實不如范

說爲妙蓋孟子初爲饑民請王已是勉強聽從及

後孟子之言王多不用此時將去齊矣知雖請王

必不從故不復請若王尙能聽己雖將去亦必爲

民復請蓋避小嫌而坐視民飢孟子必不忍也然

則知幾守義舊說自不可易或以卒爲善士則作

一句張氏謂馮婦卽改行未必遂爲善士於理是

矣然則字屬下句乃見其見獵心喜之概至棠有

三魯也楚也齊也齊棠萊邑卽墨縣有棠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命謂氣質所稟也人生而有氣質卽有此嗜欲似

性生而實後天之氣所使君子之所謂性者不在

是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亥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常人以氣質不齊謂足限人而不知吾性中自然之理人人可能君子不以爲命也仁義禮智天道皆人生而靜之性

附解此章述當時言性命之說而力折之非孟子自

言性命之理也言口之於味五者今人以爲性生

自然不可得而輕也不知氣質之欲由形骸既具

乃有七情是後天血氣之靈附於心而爲用雖亦

生而已然似可爲性其實非先天渾然之本體乃

氣質之命君子不謂爲性也若仁之於父子五者

時人不能實心踐形以資稟不足自諉謂爲命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堯

光緒十年
劉豫誠堂鐫

不知仁義五者乃人所得於天所以異於禽獸性

也何得以爲命不如人乎知其爲氣質之命則當

以理節情不可縱欲知其爲天命之性則以理承

天不可自諉此孟子特地教人處若夫性命之實

則未詳言也今略言之性祇是一箇天理若命之

一字則有數端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維天之

命於穆劉子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

命字實際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命之元也天

地既分則乾性坤命分時陰陽既交則受氣成形

互宅氣質之清濁也氣數之不齊也人物之命紛

然雜出皆由後天氣化而來在天地則渾然合者
性命純全變化妙者性命各正本無偏駁人則受
氣不齊必由克己復禮內外本末有許多功夫久
久然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有聖師指授深造
自得又安能知之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

善善人無惡之名信人誠身之意未從事於曰可欲之謂善善念篤而形於有諸己之

謂信凡善之事皆充實之謂美充其所有之善至於

所謂美在實體於身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動靜語默無不然易

其中者也整然神明煥發德四書恆解孟子 盡心下 光緒十年

業彪炳非形氣所大而化之之謂聖也化變化聖通明

能拘矣故曰大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可知

之可尋謂性體也通而莫測其運量之奇誠與物貫而莫名其顯晦樂

之用入乎世俗之中超乎萬物之上故曰神也樂

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善信之間蓋誠意

附解此章孟子發前聖所未發惜乎後儒莫得其解

致學者無從下手夫人之所以生者理與氣而已

理寓於氣之中而實超乎氣之上先天之理氣本

諸父母者雜於欲本諸天地者極其純故人生而

靜之性乃指其純乎天命者言之也若夫後天之

氣溷於質而遠於天者須賴存養先克治擴充以

義理之心養浩然之氣而動靜交飭博約並行久乃能去人心而存天心蓋理宰乎氣氣以載理不可強分先天乾元一氣流行於品物而人得之以爲性者不貳不雜渾然太和人生之始得此而異於物本人人皆然既生以後形質拘而物欲誘則先天之理氣存乎身者寡矣聖人教人令其以先天虛靜之神養其先天浩然之氣陰陽闔闢保合太和先天一元之氣漸有其基所謂有諸己也由是靜存動察涵養深造馴致乎五官百體莫非乾元真氣所周浹則充實之謂美也易曰君子黃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全

光緒十年
項豫誠堂鐫

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卽是此義功夫至此言行動靜蓋已合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第其充實者猶未必粹然光華苟一息稍間而性體卽黯故必刻刻兢兢無貳無雜恆久而不已焉則至德日新其在於身則赫兮諠兮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其見於行則正大光明神采煥發儼然藹然而可親可敬故曰大也學至於大已是四十不惑之候體用大段已全第神明之中空明一片觸處洞然則猶或未也迨養之久而至於化則向之規矩法度森然

凜然者今則從心而不踰形體志慮以清以甯者
今更泊然而無爲其存於心則物來畢照而無一
毫之障礙其見於行則因物付物而無一毫之勉
強學至於此人道已全更無纖毫渣滓故曰聖人
人者天地之心理氣本與天一者也人道盡而天
猶與我不相通則終有形骸之累其身心之清明
廣大未能與天似也由其化者而孰之其道不外
乎致中和但不似前此之有意着力內而渾然粹
然性體之無聲無臭者文王之純一天之於穆也
外而肫然秩然功用之時中周徧者精義入神一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全

光緒十年
宿豫誠堂鐫

天之生成也同一理也而神人之理獨析於至精
同一事而神人之事獨極於至遠以言乎彰往察
來則千古而上千古而下無不悉知其始終也以
言乎應酬萬端則智慮所窮見聞所阻無不處置
之咸宜也日用起居無異常人而光明洞照之體
無一息不與造化同遊粹然無我之懷無一時不
以生民爲念易稱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其
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其斯人歟其斯人歟
夫其形神精氣備極於虛靈洞察天心卽己心也
天氣卽我氣也造化無窮己之性量亦與爲無窮

由聖人而爲神人固亦非難而功用所極實未易
臻程子因莊子之語謂非聖人之外復有一等神
人不知神人與聖人其精微之界實自有分德造
其極之謂聖聖極其妙之謂神夫神人之量非聖
人亦孰能知哉觀孟子此章之言其學造於聖蓋
不待辨而知後世道家有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
神還虛鍊虛合道之語人多斥之不知其言學聖
之功始終本末確有至理也精氣神之得於天者
謂之三元其凡精凡氣凡神如沙石之於金玉金
生於沙而沙本非金玉生於石而石豈是玉然金
非沙不生玉非石不養故養其元精元氣元神使
復還受中之本然則後天悉爲先天所謂太極含
三者也世人以後天之精氣神爲先天故儒者不
知養氣何以不動心而僧羽異端益以離奇怪誕
之說則道益不明如鍊字生出許多邪妄今略言
之鍊者以火燒金之名神卽先天眞火氣爲先天
大藥以先天眞神養先天眞氣如以火鍊藥也精
乃二五之精卽乾元之氣寄於人身者有生以後
其機在坎鍊二五之精以生乾元之氣卽有諸己
之意也由是涵養擴充至於美也大也是從先天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金

光緒十年
項豫誠堂鐫

眞氣中化出先天元神不言性而言神以其虛靈之妙用言之性體已全卽所謂乾元面目已得由是以虛無渾穆之意安其空明朗照之神養之之久而心無所爲氣無所動依然乾之靜專坤之靜翕而動直動闢殊非有心此則還虛之說聖人之稱也德至於虛則心無一毫私我氣無一毫垢濁雖猶是日用而神明意量蓋包羅萬物而有餘矣然且不離飲食依然酬應恐形氣嗜好不免滯於迹而難與天合故又有鍊虛之名虛本無形尙從何鍊因不外乎神氣故仍以鍊名非真有鍊也其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齒

光緒十年
石豫誠堂鐫

意極於至虛至靈其功惟在不息不貳純一之至而神明志慮若太空之無爲血氣之累有若亡焉時中之極而言動事爲有精微之妙用自然之應常亦妙焉詩曰帝謂文王夫子曰知我其天天地與我是二是一而著爲事業發爲文章至平至常至奇不離乎形骸而超乎形骸不遺乎日用而妙於日用道包天地而無終始神貫古今而無消息故曰鍊虛合道而此章所謂不可知之謂神也愚嘗曰聖人卽神仙而或不相信反惑於奇幻之法前知之數謂聖賢之外別有神仙是益使人務神

仙而不務聖賢也何去何從孰得孰失必有能辨
之者或曰化氣化神等說人以爲異端子乃援以
立論不誕而駭聽乎曰天地人祇此一理理氣之
散著者不一其原則一今聖學僅矣言心性言
命總不外理氣二字而理氣之具於人者原與天
似則學爲聖人祇是全乎受天之本來聖人人倫
之至其動而天則咸協者由其靜而天理純全耳
從名物象數博其識必先志氣清明植其基聖人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其心卽天心氣卽天氣所
以盡性而卽可參贊人生一神氣天亦一神氣但
形形色色之神氣外著者也上天之載是氣卽是
理理氣渾於無象是爲太極太極未分一神氣之
渾然也太極旣分稟受殊而人之性不全復性者
滙三於一全乎太極之本體故曰復性神氣之凝
結者曰精精氣神人所共知也以此言復性較易
明白故養氣便可以不動心矣精氣神有先天後
天之分元精元氣元神之所以爲天卽人之所
以爲性凡精凡氣凡神則雜於欲今羽流養後天
之氣僧流養後天之神而養氣不動心之義不明
愚故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問津焉豈援儒而入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墨哉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言楊墨相訾必有歸儒之道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

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放逸也豎閑也招罾也說文作纒縮繫也放豚

不過欲其入豎教人不過欲其從儒已甚則阻其維新之路

附解聖人之惡異端以其賊己而賊人也苟能悔悟

方將獎慰之不暇而顧為己甚乎奈褊隘之徒之

廣大之心阻自新之徑故孟子言此墨與楊相惡

則必歸儒第言逃墨歸楊而不言逃楊歸墨省文

耳非謂楊較墨為優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矣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織麻曰布

析絲曰縷帶穀曰粟脫穀曰米三者皆常征急之則病民不可以急公奉上為無害也

附解惟正之供且不可急取於民况暴斂乎舊註布

縷取之於夏米粟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亦本

周禮諸書立說然有不可盡拘者或布縷粟米有

歉或民力太疲則斟酌年之豐凶上下力之緩急

調劑而折衷之或如常取或一歲之中不兼取或

一歲並無所取故孟子止以用一約言之要使民

安於業而樂於輸乃為卹民之政兩稅三輸之法

始於唐楊炎因租庸調法壞作兩稅法宋因之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故朱子云今兩稅三限法也然楊炎之法與宋不同尤與孟子所言不同不可混視而據以解經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時君荒國政而貴珍奇言此以警之

附解戰國之君照乘連城競相誇重珠屨三千見於黃歇當世之好尙可知土地所以養民政事所以

治民孟子三平說下蓋缺一不可也然後世人情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日奢士庶皆以珠玉相耀而不思仁義道德之爲樂又孟子所不及料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姓名

以德而後大否則小而召殃矣

附解人何幸而有才然以才爲善則天下將蒙其休

以才爲非則人物皆受其禍夫有才者固未嘗欲

爲惡也而一念之動義利不分平日未嘗講求誠

正之功始猶偶爾繼遂習以爲常恃才妄作是己

非人小則殺身大則爲害家國孟子之於盆成括蓋憫之也豈欲其言之驗哉門人記此以戒凡爲盆成括者豈表其師之哲哉趙氏謂括嘗學於孟子不知何所本晏子春秋言盆成括嘗爲孔子門人在景公時則顯是二人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館也業屨織之有端緒而未成者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

慶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如字。或問問孟子也慶匿也記此以見孟子大道爲公之本懷雖小人亦諒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宋

郝豫誠堂鐫

光緒十年

附解聖賢成就後學之心惓惓不能自己而學者窄體之是以聖人之門不必皆賢竊屨不足爲孟子之門人然亦無損於孟子要其正大光明之心小人猶諒之則天下後世宜師之矣北方宮室多壘土石爲之故牖上可置業屨或人之問原非旋即悔而易詞亦可取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所不忍不爲心之良即仁義之端也達自此而

通彼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申上文達字之義穿窬見論語

害人人所不忍穿窬人所不能充此心則無處非仁義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本仁而施之得宜曰義故不義者必不仁承上言擴充仁義當以誠爲之實誠切也如爾汝之稱人賤我也雖不報復心必不安卽此不安之實心充之凡非禮之事羞惡而不爲卽無在非義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欲人實存羞惡之良

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忝。餽以舌取物此乃暗指當時去義之弊而言其不實也以語默鉤致人意求其巧合

羞惡之心已亡卽穿窬也司馬溫公曰立誠之道自不妄語始亦此意

附解當時遊說之士忘廉節而務苟合其始不以黃

緣爲辱其旣必以得志爲榮仁義之壞所由來也

故孟子言人皆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能擴充而達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則善如人卽至愚必不忍害人人卽至困必不

爲穿窬此不忍害人不爲穿窬之心人所固有卽

仁義之見端人能充之以滿其量則仁義不可勝

用矣然而往往不能充者何哉以其不返諸自心

之良實實克治擴充遂使此心旋起旋滅故當就

天良發見時實心擴充如人或輕賤我以爾汝相

稱雖貌爲承受中必不安此羞惡之本心乃天良

之實人能卽此而充之凡事求其反心無愧則事

皆天理無所往而不爲義也義盡而仁自存尙何

至昧其本心哉此節指以用功之要下文以時士

用言飾人見其不以不義爲恥昧其本心卽爲不
仁故擴充仁義必以實心是第三層反面蓋言者
心之聲也訥言卽所以爲仁易言猶不可况揣合
人情巧爲鉤致尙有差惡之良乎當時士風競尙
遊說如蘇秦揣摩成曰可以說當時之君矣士之
如斯者不少故孟子爲學者言之以正人心而挽
頽風士字勿忽略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施去聲。言以覺人道以修己而或徒務於遠且博近且約者必疏矣故孟子曉之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卒

光緒十年

刈豫誠堂鐫

言以明道道在耳目之前隨事舉理切近而易行古人視不下於帶喻切身而至近也惟卽己身而修之有餘也此正申明上文之意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不修其慝而攻人之惡苛於責人而恕於待己常人所以無善言善道也此孟子所以特言此章之意

附解當時談天雕龍之士縱橫捭闔之徒競爲異論

以惑世之聽聞而修身之義置焉弗講故孟子言

此以曉之意謂今之立說者務爲新奇聽言者喜

其誇誕而按之既無實理行之又無實功聽者不

察也不知道本平常知道者隨事開導言雖至近

而紬繹其指義味深遠是乃善言也返己自求不

願乎外所守至約而施諸天下甚博是乃善道也
不觀諸君子乎君子之言也由衷而發卽目而存
不下帶而道存焉無事繁稱博引而牖人之明愜
人之意可以尋味於無窮君子之守本身爲功操
存勿懈修其身而天下可平未嘗張皇馳逐而懷
德者感畏威者神自能推暨於無旣人能知君子
之言與守而法之則何事求諸遠且博哉無如理
雖淺近務外則昏人雖易感苛刻則難天下之不
能有善言善道者無他以其昧於自治而王於治
人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在我者聽其荒蕪在
人者勤其耨刈務外而不自修尙安能析理而有
善言而且求人者重自任者輕欲人盡如吾願而
不知虛己從人則人必不從其欲己益自損其德
尙安能有善道此亦爲當時學者競慕遊談以舌
辯爲貴而並無善言以迎合世主爲務一有不合
則忿而他去構怨興兵故爲是指點之詞欲其修
身善道自然必有善言庶士風正而世亂稍弭非
泛言也守約雖足該善言在內但本文係兩平說
起下分承之當時異說惑亂人主人主誤聽其言
不知治天下不外修身修身之事至約則立言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空

光緒十年

頤豫誠堂堂鑄

荒遠者亦何足信哉道理一片相承語氣兩兩指
點末節指出舍己芸人責人恕己之弊以見人素
無修慝崇德之功則理不能明身不能修不必區
區分貼上文兩項而上文自該其中要之道理本
無二端立言各有本意若作爲學者言亦可但本
文首揭言字又承言君子之言則爲立言者發爲
切不下帶不特至近蓋卽言必由中之意舍己芸
人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正相反非謂不管他人
閒事之意義所不在爲顏子之閉戶可也義之所
在非被髮纓冠不可此乃以芸田譬攻惡耳求人
者重如父責子以孝子責父以慈自任者輕不自
盡其道也求人重責己輕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相反如此身何由而修按義疏帶有二處朝服之
屬其帶高於心深衣之屬其帶下於脇朝祭服之
舉目卽見故不下帶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明堯舜湯武用功
之不同以見聖無

不可學言惟堯舜爲性生湯
武卽是由勉而企安者矣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

也經德不回非以千祿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並去聲○此明聖人
之德以爲人法卽禮可以
徵德而悉合於自然則非猶
夫人之德也哀死經德
信言有爲而然皆常人之情
聖人不然故卽此以爲

衆曉也經

常回曲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天理當然之則命謂天命承

上言聖人之德無不至而人不能則以不由聖人之法而多得失計較之心也豈知聖人盡其當然理與天合而天應之自無入不得亦何至凍餒故君子惟行法以俟天命

附解人皆可以學聖而不能者以聖人爲生是使獨

而凡己之日用倫常甘自外於法度又其趨避得

失之念太多希名求效之心尤甚於是謂聖爲難

甘爲下愚而不恤孟子言人性皆善無不可以希

聖而人多謂聖爲天成不知自古生安之聖無幾

由學而入者至多卽如堯舜湯武皆爲聖人惟堯

舜生質純美乃天性渾然得於生初者也若湯武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奎

光緒十年
硯豫誠堂鐫

之德不亞堯舜已是由勉強而歸自然反之之聖

也天下無生而卽爲聖人之人惟恃有復性之功

故聖道不絕於天壤今當言龐事雜之日而語以

學聖人幾不知聖之所以爲聖矣然聖人豈有他

異哉止此日用尋常之事而聖人則學之至而自

然耳卽如動容周旋人亦知有禮在也而不能中

者心之私僞未除卽強爲合焉而不善暫爲持焉

而不久聖人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所以然者由

其盛德積中誠著於外自協乎天理之當然也又

如哭死而哀人亦有之然或爲生者而始然聖人

則深察乎幽明始終之原而痼瘼乎一氣相關之
故誠發於中非爲生者也其平居備德於身以爲
人倫之常性命之正在我者當如此雖處變故亦
不回曲天心眷屬福祿申焉而聖人則非有干祿
之想也若夫言語之際無不由衷非曰言行相依
必如是而乃正其行亦以中之所存既熟自無一
毫妄語聖人之德如是不過自己身心日用倫常
之事學聖者亦第取聖人之法行之而已天下萬
事萬物莫不有當然之理聖人本成己以成人而
制爲禮法循其法而修焉習之既久天命自通蓋
天祇此理德至而天自與人合矣君子知聖人之
法度本天理而垂爲矩矱行其所當爲不預求功
效自盡其道以俟命而已矣然能行法則道備而
德已成天自眷之窮達無不快然是亦反之之聖
人矣湯武之企於堯舜不過如是安得諉爲不能
哉語語純是指點之詞向來以下二節分承上二
項謂反之之聖不如性之似反之之聖動容周旋
尙不盡中乎禮哀死是爲生經德是干祿理旣不
通且悖夫子及其成功則一之義以至相沿謂湯
武不如堯舜揖讓優於征誅並孔子言湯武革命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齒

光緒十年
涇豫誠堂鐫

順乎天而應乎人亦不足信矣堯曰一章敘帝王與堯舜同科盡善一章夫子特表聖人之心亂臣一章亦非謂文王優於武王誤解者其弊皆由錯解此章而生愚於各章已附論之茲不贅夫湯武革命乃第一大嫌大難之事湯武非北面爲夏商臣者而平日做蹤天下之心亦與堯舜同故夫子稱之無異詞其告子游也曰禮時爲大堯授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後人不知其如何應天如何順人愚故屢詳言之聖人之心如天使有一毫私意便不得爲聖人未得聖人之學則不知聖人之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奎

光緒十年
頤豫誠堂鐫

心又安能明聖人之事使堯舜當湯武之時亦必征誅使湯武當堯舜之時何難揖讓此事誤解使後世亂臣皆藉口湯武而魏晉且藉口堯舜矣其裂名教之大防豈細故哉行法俟命卽孔子所謂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熟之卽聖人立命事天純一不已之致勿淺視也而已矣者此外無希聖之法常解誤認似聖人必生而知之方可以爲其禍有志之士不少故愚以孔孟所言印證詳辨之庶人皆可以爲堯舜其義乃明也第學聖必有法以忠恕之心行仁義之事由淺而深動靜交養文行

交修恆久不已如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心
不踰矩則得之矣

孟子曰說

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貌音眇○趙氏曰

大人當時尊貴者藐輕也爲說大人者言欲其志勢而毋失己

堂高數仞椳題數尺

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

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

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椳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申言大人之

不足畏以其違古制而務奢淫也朱子曰椳椳也

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我之爲

言代遊士設身之詞非孟子自謂也古制仁義也

附解楊龜山謂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以此章之

四書恆解

言爲不及孔子閻百詩辨之是矣而又謂孟子原

從曾子子思來於顏子少別是謂孟子不及顏子

何其謬哉當時遊士旅食人國因選舉道廢士每

單寒亦屬時勢之所值不得不然苟能立身守道

不至貶己徇人君子亦無責焉奈士多震驚勢位

見其巍巍輒喪所守雖有稍知自好之流不免爲

習俗所移孟子此章特爲亦知古制者破其俗見

故言大人之巍巍者皆鄙事耳自我守古之制無
愧於己巍巍者視若浮雲何畏彼哉我字係代遊
士之詞非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當時士風日

孟子

盡心下

癸

光緒十年
鄒豫誠堂鐫

卑諸侯挾氣凌人而以遊說之士操人短長生端
構釁猶稍稍畏憚說士使士皆知古制如孟子斥
功利而談仁義於世教豈無所補聖賢無時不以
世道人心爲念苟有一綫可導之機則必導之觀
於語宋經語句踐諄諄以守己正人爲規憂世憂
民之心亦可見矣不然孟子不見諸侯何乃又爲
遊士說法孔子亦言斗筭鄙諸夏言義理而以時
事證之亦立說之恆况欲人人守古制矯時風此
亦何爲語病或又疑論語畏大人而孟子藐大人
則朱子已詳言之蓋非藐他是藐他堂高數仞許
多驕侈孟子雖不肯枉尺而直尋然齊人之敬王
者實無如孟子也第君子所畏之大人謂有德而
有位者非但有位位曰天位非不足重也但無德
而徒位則無可畏畏字深有警惕意故不可云畏
有位之人孔子見冕者必敬而又鄙斗筭曰富貴
如浮雲孟子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聖賢守理而
未嘗輕人豈故藐視大人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爲欲養心者示其功而戒寡欲以純理也耳目口體之欲人不能無然有義理以宰之養心者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寡欲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卷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者以理節情也欲寡則精神爽而道心日增

附解人心先天陽也後天質具而陰氣伏焉耳目口體之欲是人之所以生日用飲食非必卻之而實未嘗累之此惟性定者能之初學欲復性則必先寡欲此欲字祇是飲食男女養生適性分內不可少之事非外天理之嗜欲也故曰寡而不曰無孟子生平得力在養浩然之氣氣純乎先天故能不動心而此章言欲之與心相關最切養之與寡不可稍離語似淺而理至精微學者試靜念此心一日之內安置在何處如何是存如何是養欲之來也猶是此心如何卻不是心之本體又如何不可無存其義理之心節制嗜欲之心如何而後天理可存不爲物累其中功夫次第豈可無師而知淺嘗而得夫心者身之主也而從欲易從理難使有覺之心皆聽命於天命之性孔子由志學而不踰矩孟子由有諸己而至化神其功安可不實踐而其效豈可外人知乎以衆見者言精神志慮魂魄皆心也口鼻耳目四支皆欲也盡其性而後心皆天理不然其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不踰矩心卽性性卽心也化神者心之理純乎天而心之妙亦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矣

光緒十年
傲豫誠堂鐫

如天之不測焉耳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

曾子誠於思親即羊棗而見其不忍

羊棗俗名柿棗一名櫻棗實小而微長色黃熟則黑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

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

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朱子曰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丑疑曾皙不止嗜

羊棗曾子何獨不忍於是曉之以所獨則親之所專注尤為孝子所不忘而無處不思親可知矣

附解前人謂公孫丑較量於口腹為陋又以孟子為

權詞皆非也孝子無處不思親羊棗非常設之物

見羊棗而痛親哀尤甚焉孟子說出同獨二字至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完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性至情乃得分明第同與獨自旁觀見之然曾子

何嘗較量及此特念念憶親觸焉而不覺其深痛

王褒廢蓼莪庶幾近之沒猶如此其存可知非深

知依戀父母者不知也古人無姓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傳之後世則統繫益繁姓遂為所同矣古

人名子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山川預為諱

之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孝子見似目

瞿聞名心瞿則諱名與不食羊棗止是一副天性

之自然曾子之於親也嚙指知痛况明明有羊棗

在目哉

萬章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質美而成文章

疑狂非美名未足任道故獨問之進取孟子曰孔子材可有為不忘其初能守其前此所學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狷音狷。章不知孔子之意故孟子復述其言以明思狂狷者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敢問何如

斯可謂狂矣章本疑者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

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曾皙名點牧皮未詳蓋三人皆志意疏遠孔子嘗以狂稱

之何以謂之狂也進問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趙氏曰嚶嚶志

四書恆解孟子 盡心下 百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大言大夷平也重言古之人朱子曰動輒稱之知其志述其言必以古人自期不與俗人為齊雖行不掩

言不自諱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獯也是又其次也狂者規模廣大易於裁成聖人恐其又不可得故思獯者不屑

不潔不為非禮之事其守定矣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又述孔子之斥鄉原以

見非狂狷無可與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欲得其人以其狀曰何

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

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踽其禹反闒音奄。踽踽獨行貌涼薄

也不見親厚於人闒如奄人陰柔媚諂也揣鄉原之言狂狷皆所不取惟在脂韋隨俗孟子言柔懦媚世

暗昧不明 是其狀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

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章疑一鄉公好宜曰非不足為德之賊

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非顯斥之刺隱諷之掩覆之工欲非刺而無從逢迎

所欺自是而不求心理之正實自外於堯舜也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

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秀音有。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秀似苗之草佞人才辯能飾不義以為義利口則虛偽而已鄉原諧世媚俗似君子之無所不容而實喪

四書恆解孟子 盡心下 頁 光緒十年 批 豫誠堂鐫

世己誣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承上鄉原之亂德而言經常也五倫五性天

常理是非之正人心之直皆無故為邪慝必君子而後能正之與感發其天理之良邪見於行慝存於心

附解此章剖析三等入至為詳盡學者誠能詳味之

則欲為聖人必自狂狷始矣人生不過飲食衣服

宮室男女嗜好狂者不以此等卑瑣之事入其襟

懷惟以聖人為可學夫亦安有卑汙苟且之行哉

故進取其於聖人之言論風裁蓋已心乎愛慕特

實踐尚疏然其平日之所得固非旋得旋失者比

故曰不忘其初孔子口中原是贊詞萬章不得其

解故問之孟子引孔子之言已明明道破中道狂
獯身分矣章本意獨疑狂者必求其人以實之不
知孔門之中顏曾以外半皆狂者第體夫子造就
後來俱化其偏不可復以狂者目之耳琴張曾皙
牧皮功修未至其遺言遺行在孟子時猶有傳者
不離乎狂之故習章所素知故卽以相示而曰如
某某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然二人者其言行志趣
大都不儕世俗章蓋嘗心折焉而孔子乃以爲狂
故又問之不知狂非肆誕之謂乃其志太高大行
卻未及嫌於自命太過耳如此等人嗜欲不足以
累其心晚近不足以圍其志天下之不爲衣食嗜
好所困者有幾人哉故孔子恐其又不可得而思
獯者獯者之爲人非必有希聖希天之志超世絕
俗之爲第知名義可貴人品難汙不屑爲不潔之
事是其謹守規矩可以寡過卽可以修身而下學
上達不難矣故亦可以任道若夫鄉原之士專於
同流合汙求媚於世凡勢利所在巧爲迎合是非
曲直隨人俯仰人人喜其趨承皆以爲好人孔子
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有此等人是非俱被顛倒大則君臣父子小則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一言一行全不講理不特忠孝節義誣枉天理民彝皆壞其爲世道人心之禍烈矣故孔子深惡之此等人僞爲君子最是難辨古今在朝在野多多有之舉世受其欺而不覺學者切宜辨之故必如狂者志在聖人正直不欺獯者謹守禮法言行不苟方可入道也後世廉謹之士每易流爲鄉原其狂者又不得聖人之所謂狂徒以誕肆爲高是以仔肩乎大道者鮮矣不忘其初在孔子口中無貶詞萬章特不解狂字耳舊解牽強不順講章於各節問答承接之意更不明今悉正之至張甄陶謂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真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獨舉琴張三人因孔子在陳思之殊爲鑿空孟子不過舉三人以實狂士孔子何嘗明言三人乎無舉無刺有彌縫之巧術在反經兼在上在下言經正有許多功用周公孔子是其證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知知堯舜之實也下放此舉禹皋陶以該衆聖湯承

堯舜之統者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卽仲虺伊尹萊朱親見湯文

王則後湯而能知湯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宣反太公望

氏呂名尙姓姜散氏宜生名亦略舉二由孔子而來

人以該其餘孔子亦後文而知文之實

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由孔子至孟子地近而時未遠然無人知孔子之實者故孟子歎之蓋望及門由己平日所言以學孔子

非自任也附解此章孟子立言之意數千年塵封致學者以聖

人爲難能甘於自棄其誤天下後世不少今正明

之道者天理亦卽人之所以爲人人而至於聖人

亦只全得人道非奇異事也因世教不明罕能知

之一二有志之士頗知道理又高己自是謂道非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葛 光緒十年 州豫誠堂鐫

俗人所知於是人人視道爲奇異以聖人爲難學

凡日用倫常俱任心而行小之不過害其一身大

之遂至害及天下孟子時去堯舜諸聖遠矣孔子

大聖實接衆聖之學而隱於下位人罕宗之不過

門人等私相祖述孟子學於子思得孔子的傳平

常教授及門無非孔子之道奈人習於時俗囿於

見聞鮮有知聖人之實者故孟子特爲指明言聖

人雖遠苟能卽其遺言遺行身體力行久久深造

便知聖人之實不過日用倫常俱從天理做出無

事不與天相似耳卽如堯舜之實禹皋等見而知

之五百餘年後湯亦聞而知之由湯至文由文至孔子皆然安有聖人既往便不能學聖人之理今自孔子至今纔百餘年耳世不遠而居亦近其言行具在則效法不難然而竟無有人知孔子之實者是可歎也語意全是爲門人策勵見之聞之之字指聖人而言非謂道也道止是天理人人有之卽人人皆可爲聖人因甘於自棄而聖人獨全此理遂覺奇異孔孟皆以聖人望人故曰雖愚必明人皆可爲堯舜但聖人言行常人往往不知緣聖人天理爛熟世俗多任心違理故如冰炭之不相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章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入誠一心學聖由淺而深久久貫通則知聖人毫無奇異矣見知者知聖易聞知者較難孟子固學孔子者使門人能專心致志信從其言力踐其行何患不知孔子而不能然此孟子所以慨然也因當時孔子之道猶未顯於世學者不知其承堯舜諸聖之緒獨孟子一人力爲表章鄒魯之間居近聖人多有聞聖人緒論者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仍未能知孟子特指出見知聞知兩途趨重末節言湯文孔子數百年後尙知前聖今人居近世近聞與見相似奈何不知聖人之實甘隨世俗自卑

乎非自謂能承孔子之道後人誤解謂孟子自命
知孔子者豈非大謬乎門人記此章於七篇之末
或有尊孟子意而孟子意中無是也後世儒者以
道統自任及門從而標榜之史傳又別立理學之
名夫理卽道道卽人之所以爲人人人有理卽人
人有道道猶路也天地人神止此一理俱當從此
路行故曰道學道祇是學爲聖人聖人祇是全此
人道如何僅有數人能之不許他人爲之而曰統
曰宗曰別有理學試思無天理尙得爲人否欲不
愧爲人可不存天理否天理備於聖人故必學聖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真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古今止此天理人爲萬物之靈祇因獨得天理之
正事事恐傷天理念念合乎天理則聖人矣此章
本文並無道字只說聖人聖人卽道也孟子欲人
學聖人歎其無有正是望其有不似後人偶有所
得便說得恍惚離奇也見知聞知祇大概言知聖
人者有此二種非謂堯舜與湯文當時見知止此
數人如稷契周召並未言及九官十二牧五臣十
亂師師濟濟者尤無盡卽孔門顏曾冉閔何遽不
爲見知子思豈亦不足取乎孟子祇略舉一二言
聖人之實見知者如某人耳何可呆看常解以見

知聞知爲得道無論禹皋伊萊諸人非堯舜湯之
弟子伊尹三聘始出太公舉自文王武王所師豈
必見湯文始知道歟解經拘墟穿鑿百弊叢生辨
之蓋不勝辨學者其細審之勿隨聲附和自誤而
因以誤人也

四書恆解

孟子

盡心下

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四書恆解孟子卷七終

